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FC 1 19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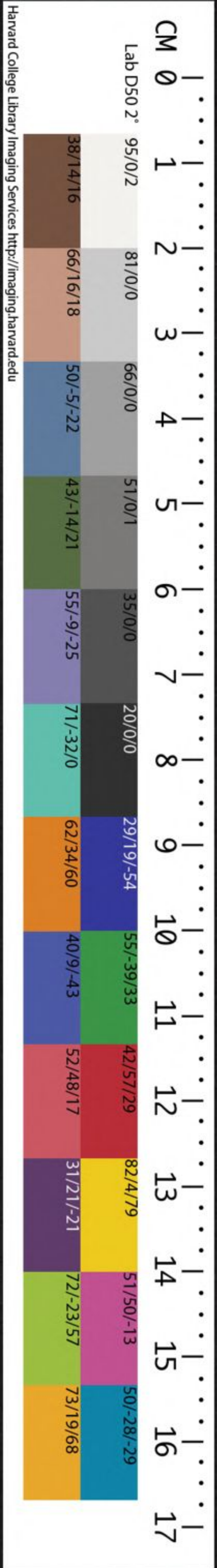
33

C6147  
R. 8

T270.0 / 3933

# 元史

自百七十九  
至百八十六



列傳卷第六十六

元史一百七十九

賀勝仁傑子也字貞卿一字舉安

勅修

賀勝



鳥原叔藏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行嘗從許衡學通經傳大義年十

六入宿衛疑重寔

言世祖甚器重之大臣有密奏輒

屏左右獨留勝許

聽之出則參乘輿入則侍帷幄非

休沐不得至家至

元二十四年乃顏叛帝親征勝直

武帳中雖親王不

得輒至勝傳旨飭諸將詰旦合戰

還侍帝側矢交張

得輒至勝傳旨飭諸將詰旦合戰

還侍帝側矢交張

前勝立侍不動乃頽既敗帝還都乘輿夜行足苦寒  
勝解衣以身溫之帝一日獵還勝參乘伶人蒙采鳥  
作獅子舞以迎駕輿象驚奔逸不可制勝投身當象  
前後至者斷鞞縱象乘輿乃安勝退創甚帝親撫之  
遣尚醫尚食視護拜集賢學士領太史院事詔賜正  
品服盧世榮桑哥秉政勢焰熏灼勝父仁傑留守土  
部不肯為之下桑哥欲陰中之具數十奏帝皆不聽  
至元二十八年桑哥敗罷尚書省政歸中書帝問誰  
可相者勝對曰天下公論皆屬完澤遂相完澤而以  
勝參知政事三十年僉樞密院事遷大都護大德九

年勝父仁傑請老以勝代為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  
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既至通商賈抑豪  
縱出納有法裁量有度供億不匱民賴以安諸權貴  
子弟奴隸有暴橫驕縱者悉繩以法至太三年進光  
祿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兼本路總管府達魯花  
赤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奉聖州民高氏籍  
虎賁以黃雄鄉里身死子幼有達官利其財使其部  
曲強妻高氏婦勝白帝斥之高氏以全歲大饑賑糶  
倉廩賑民乃自劾待罪帝報曰祖宗以上都之民付  
卿父子敬安之也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卿其視事民

德之為立相上都西門外帝聞之復命工寫其像以賜俾傳示子孫未幾以足疾請老不許曰卿卧護足矣賜小車出入禁闥初開平人張弼家富弼死其奴索錢民家弗得歐負錢者至死有治其獄者教奴引弼子并下之獄丞相鐵木迭兒受其賂六萬緡終不為直勝素惡鐵木迭兒貪暴居同巷不與往來聞弼事以語御史中丞楊朶兒只楊朶兒只以語監察御史五龍帖木兒徐元素遂劾奏丞相違治其左右得所賂事實以聞帝亦素惡鐵木迭兒欲誅之鐵木迭兒走匿太后宮中太后為言僅奪其印綬而罷之及

英宗即位在諫閣中鐵木迭兒遂復於前位乃楊朶兒只及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同日戮于市且復誣勝乘賜車迎詔不敬并殺之勝死之日百姓爭持紙錢哭于屍傍甚哀泰定初詔雪其冤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蓋嘉懿至正三年加贈推忠亮節同德翊戴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涇陽三改謚忠宣子二人皆一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監脩國史惟賢太中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事孫均太子詹事楊朶兒只

楊朵兒只西寧真人少孤與其兄皆幼即始自立  
語言豪爽如成人事仁宗于蕃邸甚見倚重大德丁  
未從遷懷王仁宗聞朝廷有變將北還命朵兒只與  
李孟先之京師與右丞相哈剌哈孫定議迎武宗于  
北塞仁宗還京師朵兒只譏察禁衛軍致警備仁宗  
嘉賴孟鑄鑄所服帶以賜既佐定內難仁宗居東宮  
論功以為太中大夫家令孟日多侍側雜休沐不至  
奏敬懼之會兄年滿泣不勝哀仁宗憐之存問優厚  
事寡嫂有禮待兄子不異已子家人化之進正奉大  
六從慶使武宗聞其賢召見之仁宗曰此人誠可任

大事

然剛直寡合武宗顧視之曰然仁宗始總大政  
執國者將盡按誅之朵兒只曰為政而尚殺非帝  
玉治也帝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民大悅服帝他日與  
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材孟以朵兒只為第一帝  
然之拜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至大銀鈔視中統  
一嘗其二十五年又鑄銅為至大錢至是議罷之朵兒  
只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為廢置銀鈔固當  
廢銅錢實藉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棄寶民  
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時論是之遷宣  
徽副使御史請還為臺官帝以宣徽膳用素不合會計

特以委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帝怒其非所  
嘗言將誅之時張珪為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朵兒  
只言于帝曰誅告者失刑遠譴者失誼世無諍臣久  
矣張珪真中丞也帝喜竟用珪言拜朵兒只為侍御  
史帝宴間時群臣侍坐者或言笑踰度帝見其正色  
為之改容有犯法者雖貴幸無所容貸怨者因共譖  
之帝知之深譖不得行拜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中書  
平章政事張問以妻病謁告歸江南奪民河渡地朵  
兒只以失大體劾罷之江東西奉使幹來不稱職權  
臣匿其奸莫不問朵兒只勅而杖之幹來媿死御史

納璘言事忤旨帝怒巨測朵兒只被之一日五八九  
奏曰臣非愛納璘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之名帝曰  
為卿宥之可左遷為昌平令昌平畿內劇縣欲以三  
因納璘朵兒只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但  
以言事而得左遷恐後之來者用是為戒不肯復言  
矣帝不允後數日帝讀直觀政要朵兒只侍側帝顧  
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直由太宗  
太宗不聽徵筆直將馬周之帝笑曰卿意在納璘耶  
當赦之以戒爾直名也有上書論朝政闕失面觸宰  
相宰相怒將殺之朵兒只曰詔書云言筆不當

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天下？景諫之，臣亦負其職矣。帝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大學士、崇祿大夫，以獎其直言。時位一品者，多乘間譏王爵，謂先世或謂朵兒只眷倚，方重苟言之，當可得也。朵兒只曰：「家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尚敢求多乎？且我為之，何以風厲僥倖者？」遷中政院使。未幾，復為中丞。遷集賢大學士。為權臣鐵木迭兒所害而死。年四十二。初，武宗崩，皇太后在，興聖宮鐵木迭兒為丞相。崩，月仁宗即位，因遂相之。居兩歲，得罷。在罷，自結微政，近臣復再入相，情勢貪虐。鐵木迭兒中丞切齒，群臣不知。

所為御史中丞蕭拜住、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朵兒只自侍御史，拜御史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己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大奴脅留守賁伯顏出之，及強以他奸利事不能得。一日坐都堂，盛怒以官事召留守，將罪之。留守言大奴所行非法，不敢從。他實無罪，鐵木迭兒語詰得解去。朵兒只慮得其所受弼莊鉅萬，高太后猶繫于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八奏而御史亦蒼真。又養其私罪二十餘事，帝震怒，有詔遠問鐵木迭兒。逃匿，帝為不御酒數日，以待決獄。盡誅其大奴，同惡盡人。鐵

木迭兒終不能得朵兒只持之急徽政近臣以太后  
旨召朵兒只至宮門責以違旨意者對曰待罪御史  
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太后旨也帝仁孝恐  
誠出太后意不忍重傷帶之但罷其相位而還朵兒  
只爲集賢學士帝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臣職事  
臣不敢與聞所念者鐵木迭兒雖去君側反得爲京  
宮師傳在太子左右恐言其奸則禍有不可勝言者  
仁宗崩英宗猶在東宮鐵木迭兒復相乃宣太后旨  
召蕭拜住朵兒只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夫里門御史  
大夫秃忒哈難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之罪朵兒只

曰中丞之職恨不卽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  
豈有今日耶鐵木迭兒又引同時爲御史者二人證  
成其獄朵兒只顧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備風憲乃  
爲是犬彘事耶坐者皆慚俯首卽起入奏未幾稱旨  
執朵兒只載諸國門之外與蕭拜住俱見殺是日風  
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英宗卽位詔書遂  
加以誣罔大臣之罪鐵木迭兒權勢旣成毫髮之怨  
無不報者太后驚悔而帝亦覺其所譖毀者皆先帝  
舊臣未及論治而鐵木迭兒以病死會有天災求直  
言會議廷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回回皆稱



蕭楊等死甚寃是致不雨聞者失色言終不得達及  
珪拜平章卽告丞相拜住曰賞罰不當枉抑不伸不  
可以爲治若蕭楊等寃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善之  
遂請於帝詔昭雪其寃特贈思順佐理功臣金紫光  
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謚襄愍朶兒只死時權  
臣欲奪其妻劉氏與人劉氏剪髮毀容以自誓乃免  
子不花

不花幼有才氣能以禮自持好讀書善書初仁宗聞  
而召之應對稱旨欲以爲翰林直學士力辭後遭家  
難益自勵節爲學以陰補武備司提點轉僉河東廉

訪司事嘗出按部民有殺子以誣怨者獄成不花讞  
之曰以十歲兒受十一創且彼以斧殺怨必盡其力  
何創痕之淺反不入膚耶遂得其情平反出之河東  
民饑先捐已貲以賑請未得命卽發公廩繼之民遂  
賴不死天曆初文宗入繼大統除通政院判將行值  
陝西諸軍拒詔郡邑守吏率民逃之不花獨率衆出  
禦呼西人諭之曰民者祖宗艱難所致國家大事何  
與於民汝等旣昧逆順又欲殘此無辜吾有爲民死  
爾不汝從也陣潰遂見殺一僕亦見執曰吾主旣爲國  
死吾縱爲人奴今苟得生他日何以見吾主於地下

不若死從吾主欲起殺讐讐要斬之至順二年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以褒其忠

蕭拜住

蕭拜住契丹石抹氏也曾祖醜奴有膂力善騎射識見明敏仕金爲古北口屯戍千戶歲庚午國兵南下金將招燈必舍遁醜奴於暮夜潛領兵三千人力戰不克矢中其胸遂開胸遣使納降太祖命醜奴襲招燈必舍追及平灤降之因攻取平灤檀順深冀等州及昌平紅螺平頂諸此又兩敗金兵於邦君甸授檀州軍民元帥太祖方西征醜奴驛送竹箭弓弩弦各

一萬擢檀順昌平萬戶仍管打捕鷹房人匠卒于官後追封順國公謚忠毅弟老瓦始以楊城漁寨來降爲醜奴弟充質子多立戰功襲檀州節度使言安以水柵未下陰誘湯河川人叛去老瓦追之不克死焉醜奴子青山中統元年襲萬戶至元十一年從丞相伯顏平宋還授湖北提刑按察使追封順國公謚武定青山子哈剌帖木兒少事裕宗於東宮典宿衛仕爲檀州知州追封順國公謚康惠拜住乃哈剌帖木兒之子也嘗從成宗北征特授檀州知州入爲禮部郎中擢同知大都路總管府事出知中山府以憂去官

屬仁宗過中山有同官者謫於近待曰知州去官實  
揮迎候煩勞耳帝頷之適行田野間見老嫗問之曰  
府中官孰賢嫗對曰有蕭知府餘不知也後過神祠  
有數老人焚香羅拜遣問之曰汝輩何所禱合辭對  
曰蕭知府奔喪還欲速其來是以禱也帝意遂釋武  
宗即位起復為中書左司郎中出為河間路總管召  
為右衛率使遷戶部尚書遂拜御史中丞皇慶元年  
遷陝西行中書省右丞延祐三年進中書平章政事  
除典瑞院使超授銀青榮祿大夫崇祥院使英宗即  
位之十有九日右丞相鐵木迭兒怨拜住在省中牽

制其所為又發其姦賊制等事遂請依皇太后旨  
并前御史中丞楊朵兒只皆殺之帝曰人命至重刑  
殺非輕不宜倉卒二人罪狀未明當白太后使詳讞  
之若果無冤誅之未晚竟殺之並籍其家語見楊朵  
兒只及鐵木迭兒傳泰定間贈守正佐治功臣太保  
儀同三司柱國追封薊國公謚忠愍拜住之死有吳  
者潛守其尸三日不去竟收葬之

列傳卷第六十六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傳卷第六十七

元史一百八十

翰林學士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符制誥高麗知制誥黨國史編修官

耶律希亮

耶律希亮字明甫楚材之孫鑄之子也初六皇后命以赤帖吉氏歸鑄生希亮於和林南之涼樓曰禿忽思六皇后遂以其地名之憲宗嘗遣鑄覈錢粮于燕鑄白臣先世皆讀儒書儒生俱在中土願携諸子至燕受業憲宗從之乃命希亮師事北平趙衍時方九歲未浹旬已能賦詩歲丙辰憲宗召鑄還和林希亮

獨留燕歲戊午憲宗在六盤山希亮詣行在所已而  
鑄扈從南伐希亮亦在行明年憲宗崩于蜀希亮將  
輜重北歸陝右又明年為中統元年世祖即位阿里  
不哥反遣使召主將渾都海鑄說渾都海等入朝皆  
不從則棄其妻子挺身來歸既而渾都海知鑄去怒  
遣百騎追之不及乃使百人監視希亮母子迫脅使  
從行自靈武過應吉里城至西涼甘州阿里不哥遣  
大將阿藍答兒自和林帥師至焉支山希亮見之阿  
藍答兒問而父安在希亮曰不知與吾父同任事者  
宜知之渾都海怒詎曰我焉得知之其父今亡命東

見皇帝矣希亮曰若然則何謂不知阿藍答兒熟視  
渾都海曰此言深有意焉詎希亮甚急希亮曰使吾  
知之亦從而去安得獨留阿藍答兒以為實免其監  
泣既而阿藍答兒渾都海為大兵所殺其殘卒北走  
衆推哈刺不花為帥希亮潛匿甘州北黑水東沙陀  
中殿兵已過十餘里有尋馬者適至老婢漏言衆奄  
至驅至肅州哈刺不花與鑄有婚姻之好又哈刺不  
花在蜀時嘗疾病鑄召醫視之遺以酒食因釋希亮  
縛謂曰我受恩於汝父此圖報之秋也及抵沙州北  
川希亮與兄弟徒步負任不火食者數日是冬涉雪

元史卷六十一  
二  
踰天山至北庭都護府二年至昌八里城夏踰焉納  
思河抵葉密里城乃定宗潛即湯沐之邑也時六皇  
后之妹主后位與宗王火忽皆欲東覲希亮母密知  
其事携希亮入見已而事不果冬至于火字之地三  
年定宗幼子大名王閔其不能歸遺以幣帛鞍馬乃  
從大名王至忽只見之地會宗王阿魯忽至誅阿里  
不哥所用鎮守之人唆羅海欲附世祖復從大名王  
及阿魯忽二王還至葉密里城王遺以耳環其二珠  
大如榛實價直千金欲穿其耳使帶之希亮辭曰不  
敢因是以傷父母之遺體也且無功受賞於禮尤不

可王又解金束帶遺之且曰繫此於清體言無傷五  
月又為阿里不哥兵所驅西行千五百里至字多撒  
里之地六月又西至換扎孫之地又從至不刺城又  
西行六百里至徹徹里澤刺之山后妃韜重皆留于  
此希亮母及兄弟亦在焉希亮單騎從行二百餘里  
至出布兒城又百里至也里虔城而刺不花之兵  
奄至希亮又從二王與師還至不刺城與哈刺不花  
戰歿之盡殲其衆二王乃亟其頭遣使報捷十月三  
于亦思寬之地四年至可失哈里城四月阿里不哥  
兵復至希亮又從征至渾公升城時希亮母從后遣

暑於阿體公升山先是鑄嘗言于世祖臣之妻子皆  
在北邊至是世祖遣不華山至二王旅因以重言召  
希亮馳驛赴關六月由苦先城至哈剌火州出伊州  
涉大漠以還八月入覲世祖于上都之大安閣備陳  
邊事及羈旅困苦之狀世祖憐之賜金千錠金帶一  
幣帛三十命為遠古兒必闌赤至元八年授奉訓大  
夫符寶郎十二年既平宋世祖命希亮問諸降將曰  
本可伐否夏貴呂文煥范文虎陳奕等皆云可伐希  
亮奏曰宋與遼金以戰且三百年干戈甫定人得息  
肩俟數年與師未暇世祖然之十三年太府監令

贊言於監官

所貢布長三丈唯平陽加一丈

諸法薛牙以故取平陽布苟截其長者與他郡等  
則無所爭而以所截者為髹漆宮殿器皿之用甚  
便監官從之適右以其事聞帝以詰監官監官倉  
皇莫知所以對歸罪於贊帝命斬之希亮遇諸塗贊  
以寬告希亮命少緩具以實入奏有旨令董文用譴  
之竟釋贊而召御史大夫塔察兒等讓之曰此事言  
官當言而不言向微亮忽思不悞誅此又耶十四年  
轉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尋遷吏部尚書帝駐蹕察納  
兒台之地希亮至奏對畢董文用問大都近事希亮

曰因圖多囚耳世祖方歛枕而卧忽寤問其故希亮  
奏曰近奉旨漢人盜鈔六文者殺以是囚多帝驚問  
孰傳此語省臣曰此旨實朕兒察所傳朕兒察曰陛  
下在南坡以語蒙古兒童帝曰前言戲耳曷嘗着為  
令式乃罪朕兒察希亮因奏曰令既出矣必明其錯  
誤以安民心帝善其言即命希亮至大都諭旨中書  
十七年希亮以政涉西土足病痿癱謝事而去退居  
灑陽者二十餘年至太一年武宗訪求先朝舊臣特  
除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尋改授翰林學士承旨  
知制誥兼脩國史希亮以職在史官乃類次世祖嘉

言善行以進益宗...  
方之士...  
孝困厄...  
穹廬陳列...  
曰此中土之禮也...  
燭以書所著詩文...  
軒集贈推忠輔義守正功...  
漢書...  
趙世延

趙世延字子敬其先葬...  
族人居雲中北邊曾祖...



公為金群牧使太祖得其所牧馬聖公死之祖接生  
 通幼孤鞠於外六父六母甲為趙家因氏為趙驍  
 身善騎射從太祖征伐有功為蒙古漢軍征行大元  
 帥領軍因家成都父黑梓以門功襲父元帥職兼文  
 州吐善為立建魯花赤世延天資秀發喜讀書究心  
 儒者禮用之學弱冠世祖召見俾入樞密院御史臺  
 兼有官政至元二十一年授承事郎雲南諸路提刑  
 按察司判官時年二十有四烏蒙蠻首叛世延會省  
 三以軍討之嘗兵大潰即請降二十六年擢監察御  
 史與同列五人劾丞相桑哥不法中丞趙國禕桑哥

黨也抑不以聞吏以告桑哥於是五入者悉為其所  
 濟而世延獨幸免奉旨按平陽部監也先忽都贖鉅  
 萬輸左司郎中世延仲威殺父獄皆明元二十九年轉  
 奉義大夫出食江南湖北治肅政廉訪司事敦儒學  
 立義舍最為稱情澧陽縣南行御史臺都事丁丙  
 等事內晏然元貞元年除三年移中臺都事俄改  
 中書左司都事臺臣奏仍為都事中臺六年由山東  
 肅政廉訪司使改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十年除安  
 西路提督安西故京兆省臺併治號稱會府前政遷

滯者三十續世延既三不三月剖決殆盡陝民饑省  
臺議請于朝服之世延曰採荒如採火願先發廩以  
賑朝廷設不允世延當領家財若身以償省臺從之  
所活者衆至大元年除紹興路總管改四川蕭政廉  
訪使蒙古軍士精養繁重而軍士就成往來者多害  
人且軍官或抑良為奴世延皆除其弊而正其罪又  
脩都江堰民尤便之四年陞中奉大夫陝西行臺侍  
御史先是八百媳婦為邊患右丞劉深往討之兵敗  
而還坐罪棄市及是右丞阿忽台當繼行世延言蠻  
夷盡在羈縻而重煩天討軍旅亡失誅戮省臣藉

使盡得其地何捕於國今窮兵黷武實傷聖治朝廷  
第當選重臣知治體者付以邊寄兵宜止勿用事聞  
樞密院臣以為用兵國家大事不宜以一入之言為  
輿輟世延聞之章再上事卒寵皇慶二年拜江浙行  
省參知政事尋召還拜侍御史延祐元年省臣奏比  
奉詔漢人參政用儒者趙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誠  
可用然雍古氏非漢人其要宜居右遂拜中書參知  
政事是中書二十月遷御史中丞有旨省臣自平章  
以下率送之官其禮前所無有由是為權臣所忌乃  
用皇太后旨出世延為雲南行省右丞世辭帝特命

仍還御史臺為中丞三年世延劾奏權臣太師右丞相帖木迭兒罪惡十有三詔奪其官職尋陞翰林學士承旨兼御史中丞世延回辭乃解中丞五年進光祿大夫昭文館學士守大都留守乞補外拜四川行省平章政事世延議即重慶路立屯田物色江津巴縣開田七百八十三頃摘軍卒二百人墾之歲得粟萬一千七百石明年仁宗崩帖木迭兒復居相位錢意報復屬其黨何志道誘世延從弟胥益兒哈呼誣告世延罪逮世延置對至璦路遇赦世延以疾抵荆門留就醫帖木迭兒遣使督追至京師俾其黨煅煉

使成獄會有旨事經赦原勿復問帖木迭兒更以它事白帝繫之刑曹逼令自裁世延不為動居囚再歲胥益兒哈呼自以所訴沙誣欺亡去中書左丞相拜住屢言世延亡辜得旨出獄就舍以養疾先是帝獵北涼亭顧謂侍臣曰趙世延先帝所尊禮而帖木迭兒妄入其罪數請誅之此殆報私怨耳朕豈能從之侍臣皆扣頭稱萬歲帖木迭兒在上京聞世延出獄索當贖視之怒曰此左丞相罔上所為也事聞帝語之曰此朕意耳未幾帖木迭兒死事乃釋世延出居於金陵泰定元年召還朝除集賢大學士明年出為

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四年入朝復為御史中丞又遷  
中書右丞明年有旨趙世延頃為權姦所誣中書宣  
編後天下昭雪其非辜仍加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  
夫經筵開無知經筵事選補勸講者皆一時名流又  
加同知樞密院事泰定帝崩燕鐵木兒與宗王大臣  
議武宗二子周王懷王於法當立周王遠在朝漢而  
懷王久居民間備嘗艱險民必歸之天位不可久虛  
不如免懷王以從民望八月即定策迎之于江陵  
懷王即位是為文宗當是時世延贊畫之功為多文  
宗即位世延仍為御史中丞兼翰林學士承旨以疾

乞歸田里詔不允天曆二年正月復除江南行臺御  
史中丞行次濟州三月改集賢大學士六月又加奎  
章閣大學士八月拜中書平章政事冬世延至京固  
辭不允詔以世延年高多疾許乘小車入內至順元  
年詔世延與虞集等纂脩皇朝經世大典世延屢奏  
臣衰老乞解中書政務專意纂脩帝曰老臣如卿者  
無幾求退之言後勿復陳四月仍加翰林學士承旨  
封魯國公秋以疾移文中書致其事明日即行養疾  
於金陵之茅山詔徵還朝不能行二年改封涼國公  
元統二年詔賜世延錢凡四萬緡至元改元仍除奎

章閣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平章政事魯國公  
明年五月至成都十一月卒享年七十有七至正三  
年贈世忠執法佐運翊亮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  
奉直國追封魯國公謚文忠世延歷事凡九朝敬歷  
省臺五十餘年負經濟之資而將之以忠義守之以  
清介飾之以文學凡軍國利病生民休戚無不言  
而於儒者名教尤拳拳焉為文章波瀾浩翰一貫於  
理嘗較定律令彙次風憲宏綱行于世五子達者三  
人野峻台黃州路總管次月魯江浙行省理問官伯  
忽斐州路總管天曆初彙加台據蜀叛死于難特

推忠秉義効節功臣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道  
封蜀郡公謚忠愍

孔思晦

孔思晦字明道孔子五十四世孫也資質端重而性  
澹然童壯時讀書已識大義及長授業於尊師張頌  
講求義理於詞章之習薄而弗為家貧躬耕以為養  
雖劇寒暑而為學未嘗懈遠近爭聘為子弟師大德  
中游京師祭酒耶律有尚欲薦之以母老辭而歸母  
卧疾躬進藥餌衣不解帶居喪勺水不入口者五日  
至大中舉茂才為范陽儒學教諭延祐初調寧陽

元是兩縣校官率以廉薄不能守職而思晦以儉約  
曰將教養有法比代去學者皆不忍舍之於是孔氏  
族人相與議思晦適長且賢宜襲封爵奉祠事宋上  
議府事未決仁宗在位雅崇尚儒道一日問孔子之  
裔今幾世襲爵為誰廷臣具對曰未定帝親取孔氏  
譜牒按之曰以嫡應襲封者思晦也復笑疑特授中  
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月俸百緡加至五百緡賜四品  
印泰定三年山東廉訪副使王鵬南言襲爵上公而  
階止四品於格弗稱且失尊崇意明年升嘉議大夫  
至順二年改賜三品印思晦以宗祀責重恒懼

每遇祭祀必敬必慎初廟燬于兵後雖苟完而角樓  
圍墻未備思晦竭力營度以復其舊金絲堂壞又一  
新之祭器禮服悉加整飭又以尼山乃毓聖之地故  
有廟已毀民冒耕祭田且日年思晦復其田且請置  
尼山書院以列于學官朝廷從之三氏學舊有田三  
千畝占于豪民子思書院備有營運錢萬緡貸於  
民子錢以供祭祀父之民不輸子錢并負其本息晦  
皆理而復之聖父舊封齊國公思晦言于朝曰宣聖  
封王而父爵猶公願加褒崇乃詔加封聖父卷聖三  
聖母王夫人五季時孔末之後方盛欲以偽滅真

宣聖子孫幾盡至是其裔復欲冒稱宣聖後思以  
為不早辨則真偽久益不可明彼真我不可共戴天乃  
兩子族與共拜殿庭可乎遂會族人稽典故斥之  
又重刻宗譜于石而孔氏族裔益明矣元統元年卒  
年六十七卒之曰有鶴百餘翔其屋上又見神光自  
東南落其合北至正中朝廷加贈其官而賜諡曰文  
肅子曰克堅襲封衍聖公階嘉議大夫既而進這奉  
大夫至正十五年召為同知太常禮儀院事拜陝西  
行臺侍御史遷國子祭酒擢山東肅政廉訪使不赴  
孫希學襲封衍聖公 傳卷第六十七

列傳卷第六十八

元史一百六十六

翰林學士雷宗知制誥兼修國史長蘇翰宗宗聖襲國史總管長子希學奉  
整

元明善

元明善字復初大名清河人其先蓋拓跋魏之裔居  
清河者至明善四世矣明善資穎悟絕出讀書過目  
輒記諸經皆有師法而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吳中已  
名能文章浙東使者薦為安豐建康兩學正辟掾行  
樞密院時董士選僉院事待之若賓友不敢以言  
御之及士選陞江西左丞又辟為省掾會贛州賊

貴反明善從士選將兵討之擒  
藏三百人明善議  
註誤得全活者百三十八日  
及尸一切死者以張軍聲明善  
恭行天罰小醜陸梁戮其渠魁  
得賊所書贖吉民丁十萬于籍  
利明善請火其籍以滅跡二郡  
幾授樞密院照磨轉中書左曹  
善在江西時朱瑄為其有交疏  
假為從騎又益壯瑄愛之致米  
照江浙行省籍其家得金穀之  
明善有馬駿而齊瑄  
三十斛酬其直後  
簿書米三十斛送

復初不言以酬馬直明善坐免  
者乃復掾省曹仁宗居東宮首  
位改翰林待制與脩成宗順宗  
詔節尚書經文譯其關政要者  
子集賢直學士文陞同譯潤詩  
必稱善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  
受尊號廷臣請因舜赦明善曰  
過可也奉旨出賑山東河南饑  
數十驛民餓馬斃而官無文書  
千錠分給之曰擅命養罪所不  
辭也還脩武宗實錄



又陞翰林侍講學士預議科舉服色等事延祐二年始會試天下進士明善首克卷官所取士後多為名臣改禮以宣聖五十五世孫思晦襲封擢參議中書省事旋復入翰林行省參知政事又召入集賢為林學士脩仁宗實錄英宗親裸署御名命明善代署者三眷遇治二年卒于位泰定間贈資善進封清河郡公謚曰文敏明善

初在江西金陵每與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者考之殊未博集亦如明善云若雷震之情之正也二人初相董士選之自中臺行外士選曰伯生以教集還明善送至二十

廣集劇論以相切劘明善言佳者耳自漢以來先儒所當盡心言凡為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可非性得甚難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

乃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

家得未得佳士。曩入為朝。廷用之。如復初與伯生。他  
日必言光顯。然恐不免。豈以人機。簡復初中。原人也。任  
必當。適伯生南入。將為復初。推折。今為我。飲此酒。慎  
勿。愛。是。明。善。受。危。酒。免。而。醉。之。一起立言曰。誠如公言  
無論他日。今際已開矣。若明公。再賜一。危。明善終身不  
敢忘。公言乃再。欲而別。去。其人。已不全。即與明善交。在客  
嘗求。明善。作文。既成。明善謂人。一節曰。伯生見吾文。必  
有。幾。彈。吾。所。欲。知。成。季。吾。何。我。以。此。具。招。伯。生。來。觀。之。若  
已入石。則無及矣。明日。集。小。至。明。善。出。其。文。問。何。如。集  
公能從。集言。去。百有餘。字。集。可傳矣。明善即此。集

虞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明善大喜。乃雖好  
如初。集每見明經之士。亦以明善之言告之。明善一  
子。臨。陰。受。峽。州。路。同。知。早。卒。

虞集 弟 舉 范 稱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曾祖剛。商為利  
州。路。提。刑。有。治。績。嘗。與。臨。邛。魏。了。翁。成。都。范。仲。翰。李  
心。傳。輩。講。學。蜀。東。門。外。得。程。朱。氏。微。旨。著。易。詩。書。論  
語。說。以。發。明。其。義。蜀。人。師。尊。之。祖。廷。知。連。州。亦。以。文  
學。知。名。父。汲。黃。岡。尉。宋。亡。備。居。臨。川。崇。仁。與。吳。澄。為  
友。世。稱。其。文。清。而。醇。嘗。再。至。京。師。贖。族。人。被。俘。者。十

餘口以歸由是家益貧晚稍勉家教授於諸生字奪  
字木魯神歐陽玄而稱許之以翰林院編脩官致仕  
其楊氏國子祭酒文仲女咸淳間文仲守衡以浹從  
未有子為禱於南岳集之將生文仲晨起衣冠坐而  
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立啓曰南嶽真人來見既覺  
歸甥館得男心頗異之集三歲即知讀書歲乙亥汲  
學家趨嶺外干戈中無書冊可携楊氏口授論語孟  
子左氏傳歐蘇文聞輒成誦比還長沙就外傳始得  
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文仲世以春秋名  
家而族弟參知政事棟明於性理之學楊氏在室即

盡通其說故集與幼集皆受業家庭出則以契家子  
從吳澄遊授受具淵源安左丞董士選自江西除南  
行臺中丞延集家塾大德初始至京師以大臣薦授  
大都路儒學教授雖以訓迪為職而益自充廣不少  
暇伏除國子助教師以師道自任諸生時其退每挾  
策趨門下卒業他館生多相率詣集請益丁內職服  
除再為助教除培士監祭殿上有劉生者被酒失禮  
祖豆間集言諸監請削其籍大臣有為劉生請者集  
持不可曰國學禮義之所為也此而不治何以為教  
仁宗在東宮傳旨請集勿竟其事集以劉生失禮狀

上之移詹事院竟  
新賜登歌樂其師  
情性不相離集親  
掌之以後考正仁  
除吳澄司業嘗欲  
有為異論以沮之  
大常博士丞相稱  
義甚悉集為言先  
拜住歎息益信儒  
謂治平可力致集  
獨以謂當治其源遷集賢脩撰因  
者有用朝廷方以科舉取士說者  
王制作以及古今因革治亂之內  
在方為其院使間從集問禮器祭  
者遷授擢去集亦以病免未幾除  
有所更張以副帝意集力贊其說  
宗印任責成監學拜臺臣為祭酒  
教之然後成曲復請設司樂一入  
世若江南樂生皆河東田里之人  
燕劉生仁宗更以集為贊大成殿

會學學校乃上議  
所受教以至於成  
格授彊加之諸生  
生徒弗信之於學  
乎下州小邑之士  
無必為學問之實  
則所謂學於者非  
今之計莫若  
誠懇則以求之  
次則求夫操履  
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  
德選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  
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信之  
校蓋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  
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  
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  
出安有可望之理我為  
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  
求經明行脩成德者身師尊之  
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  
不為說異駭俗者確守先儒

三義師說而不敢受為奇蓋者衆所教服而非鄉愿  
之徒者延致之日謂其言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  
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亦當有也其次則取鄉貢至  
京師罷歸者其歲論文藝猶之以聳動其人非若泛  
泛莫知根抵者矣六年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  
官仁宗嘗對左右默曰儒者皆用矣惟虞伯生未顯  
擢爾會晏駕不反用英宗即位拜住為相頗用賢  
後時集以憂還江南拜住不知也乃言於上遣使求  
之於蜀不見求之江南又不見集方省墓具中使至  
受命趨朝則拜住不及見矣泰定初考試禮部言於

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者將以  
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  
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  
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  
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後再為考官率持是說故  
所取每稱得人泰定初除國子司業遷祕書少監天  
子幸上都以講臣多高年命集與集賢侍讀學士王  
結執經以從自是歲嘗在疑經筵之制取經史中切  
於心德治道者用國語漢文兩進讀潤譯之際患夫  
陳聖學者未易於盡其要指時務者尤難於極其情

每選一時精於其學者爲之猶數日乃成一篇集爲  
反覆古今名物之辨以通之然後得以無忤其辭之  
所達萬不及一則未嘗不退而竊歎焉拜翰林直學  
士俄兼國子祭酒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運糧爲  
實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與  
同列進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遠海南濱青  
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  
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  
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  
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

征也一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  
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  
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面  
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  
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  
賊之類皆有所歸議定于中說者以爲一有此制則  
執事者必以賄成而不可爲矣事遂寢其後海口萬  
戶之設大畧宗之文宗在潛邸已知集名既卽位命  
集仍兼經筵嘗以先世墳墓在吳越者歲久湮沒乞  
一郡自便帝曰爾材何不堪顧今未可去爾除奎章

閣侍書學士時關中大饑民枕籍而死有方數百里無子遺者帝問集何以拯關中對曰承平日久人情宴安有志之士急於近效則怨讟興焉不幸大落之餘正君子爲治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使得有所爲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修閭里治溝洫限畝畝薄征斂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漸至春耕秋斂皆有所助一二歲間勿征勿徃封域既正友望相濟四面而至者均齊方一截然有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於空虛之野矣帝稱善因進曰幸假

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三五年間必有以報朝廷者左右有曰虞伯生欲以此去爾遂罷其議有敕諸燕職不過三免國子祭酒時宗藩睽隔功臣汰修政教未立帝將策士於廷集被命爲讀卷官乃擬制策以進首以勸親親體群臣同一風俗協和萬邦爲獨遠不用集以入侍燕閒無益時政且媼嫉者多乃與大學士忽都魯都兒迷失等進曰陛下出獨免建奎章閣覽書籍置學士負以備顧問臣等備員殊無補報竊恐有累聖德乞容臣等辭職帝曰昔我祖宗睿智聰明其於致理之道生而知之朕早歲踐涉難阻

視我祖宗既之生知之明於國家治體豈能周知故  
立奎章閣置學士負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日  
陳於前知善之惡所學以輔朕志若軍國機務首有  
省院臺任之非知等責也其勿復辭有旨采輯本朝  
典故徵唐宋會要精經世大典命集輿中書平章文  
事趙世延同任總裁集言禮部尚書馬祖常多聞舊  
章國子司業湯宗瑞素有曆象地理記問度數之學  
可共領典翰林脩撰謝端應奉蘇天爵太常李好文  
國子助教陳旅前詹事院照磨宋聚通事舍人王士  
點俱有見聞可助撰錄庶幾是書早成帝以掌書脩

遼金宋三史未見成績大典令閣學士專率其  
之既而以累朝故事有未備者請以翰林國史院脩  
祖宗實錄時百司所具事蹟參訂翰林院臣言於帝  
曰實錄法不得傳於外則事蹟亦不當示人又請以  
國書脫卜赤顏增脩太祖以來事蹟承旨塔失海牙  
曰脫卜赤顏非可令外人傳者遂皆已俄世延歸集  
專領其事再閱歲書乃成凡八百帙既上進以目疾  
丐辭職不允乃舉治書侍御史馬祖常自代不報御  
史中丞趙世安乘間為集請曰虞伯生久居京師甚  
貧又病日幸假一外任便醫帝怒曰一虞伯生



不容邪帝方嚮用文學以集弘本博識無施不  
時大興無成出其手故重聽其去集每承詔有所  
作必以帝王之道治忽之故從容諷切莫有感悟  
顧問及古今政治得失委曲盡言或隨事規諫出  
不語人諫或不入歸家悒悒不樂家人見其然不  
問其故也時世家子孫以才名進用者衆惠其知  
日隆每思有以聞之既不效則相與摘集文辭指為  
譏訕賴天子察知有自故不能中傷然集遇其人未  
嘗少變一日命集草制封乳母夫為營都王使貴近  
阿營變傳旨二人者素忌集謬言制封營國公集

且藁儀丞相自榻前來索制詞甚急集以藁進丞相  
愕然問故集知為所給即請易藁以進終不自言二  
人者愧之其雅量類如此論薦人材必先器識心所  
果善不為牢籠以沽譽評議文章不折之於至當不  
正其美於經者文雖善不與也雖以此二者忤物速  
謗終不為動光人龔伯璉以才俊為馬祖常所喜祖  
常為御史中丞伯璉游其門祖常亟稱之欲集為薦  
引集不可曰是子雖小有才然非遠器亦恐不得令  
終祖常猶未以為然一日邀集過其家設宴酒半出  
薦積求集署集固拒之祖常不樂而罷文宗崩集在

告欲謀南還弗果幼君崩大臣將立受穆帖穆爾太  
子用至大故事召諸老臣赴上都議政集在召列祖  
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謝病歸臨川初文宗在  
上都將立太子阿刺忒納答剌為皇太子乃次受穆  
帖穆爾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其子  
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承旨阿隣帖木兒奎章閣  
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其事于脫卜赤顏文召集  
使書詔播告中外時省臺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同  
功一體之人御史亦不敢斥言其事意在諷集速去  
而已伯璵後以用事敗殺其身世乃服集知人元統二年

遣使賜上尊酒金織文錦二召還禁林疾作不能行  
屢有勅即家撰文褒錫勲舊侍臣有以舊詔為言者  
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至正八年五月  
己未以病卒年七十有七官自將仕郎十二轉為通  
奉大夫贈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封仁壽郡  
公集孝友方二親以故家令德中遭亂亡僑寓下邑  
左右承順無違弟槃早卒教育其孤無異己子兄采  
以筦庫輸賦京師虧數千緡盡力營貸代償之無難  
色撫庶弟嫁孤妹具有恩意山林之士知古學者必  
折節下之接後進雖少且賤如敵己當權門赫奕未

嘗有所附麗集議中書正言讜論多見容受屢以片  
言解疑誤出人於瀆死亦不以爲德張珪趙世延尤  
敬禮之有所疑必咨焉家素貧歸老後食指益衆登  
門之士相望於道好事筆起邸舍以待之然碑板之  
文未嘗有作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貲產甲一方娶  
諸王女爲妻充本位下郡總管既卒其子屬豐城士  
甘慙求集文銘父墓奉中統鈔五百錠準禮物集不  
許慙愧歎而去其束脩羔鴈之入還以爲賓客費雖  
空乏弗恤也集學雖博洽而究極本原研精探微心  
解神契其經緯彌綸之妙一寓諸文藹然曆乾淳

風烈嘗以江左先賢甚衆其人皆未易知其學皆未  
易言後生晚進知者鮮矣欲取太原元好問中州集  
遺意別爲南州集以表章之以病日而止平生爲文萬  
篇藁存者十二三早歲與弟槃同開書舍爲二室左室書  
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  
庵故世稱邵庵先生子四人安民以廕歷官知吉州  
路安福州游其門見稱許者莆田陳旅旅亦有文行  
世國學諸生若蘇天爵王守誠輩終身不名他師皆  
當世稱名卿者其交游尤厚者曰范梈梈字仲常延  
祐五年第進士授言安永豐丞丁父憂除湘鄉州判

官頗稱齊古。有富民殺人使隸已者。坐之上。下皆阿從。槃獨不署殺。人者卒不免死。而坐者得以不寬。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某方火。即火。又曰。明日某方火。民以火告者。槃皆赴抹。至。連晝夜告者數十。寢食盡廢。縣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厚禮之。又曰。將有大水。且兵至州。大家皆盡。室逃。槃得劫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黨所為。坐捕盜司。召巫至。鞠之。無敢施鞭筆者。槃謂卒曰。此將為大亂。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黨與數十人。羅絡內外。果將為變者。同僚皆不敢出視。曰。君自為之。槃乃斷巫并其黨。如法。一時吏民

始服儒者為政。若此。秩滿除嘉魚縣。尹槃已卒。槃幼時嘗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為國語誠可非。而柳子之說亦非也。著非非國語。時人已歎其有識。詩書春秋皆。有論著。而春秋乃其家學。故尤經義。輒得其旨趣。所在澄亟稱之。扣擊其說。皆以為聖人之教。不明奇於吾道。異端疑似之間。不能深命之。原死生之故。其不折而歸之者。曾存坐。輒不入。竟去。其為人方正。有如此。雖集亦嚴。憚之。然不幸年不及艾。而卒。范梈字亨父。一字德機。

清江人家貧早孤母熊氏守志不他適長而教之持  
天資穎異所誦讀輒記憶雖癯然精宏若不勝衣於  
流俗中克自樹立無苟賤意居則固窮守節竭力以  
養親出則假陰陽之技以給旅食號詩工文用力精  
深人罕知者年三十六始客京師即有聲諸公間中  
丞董士選延之家塾以朝臣薦為翰林院編脩官秩  
滿御史臺擢海南海北道廉訪司照磨巡歷遐僻不  
憚風波瘴癘所至興學教民雪理冤滯甚衆遷江西  
湖東長吏素稱嚴明於僚屬中獨敬異之選充翰林  
供奉御史臺又改擢福建閩海道知事閩俗素汙文

編局取良家子為繡工無別尤甚特作歌詩一篇述  
其弊廉訪使取以上聞皆罷遣之其弊遂革未幾移  
疾歸故里天曆二年授湖南嶺北道廉訪司經歷以  
養親辭是歲母喪明年十月亦以疾卒年五十九所  
著詩文多傳於世特持身廉正居官不可干以私疏  
食飲水泊如也吳澄以道學自任少許可嘗曰若身  
父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為文志其墓以東漢諸君  
子擬之

揭傒斯

揭傒斯字曼碩龍興富州人父榮成宋鄉貢進士侯

斯幼貧讀書尤刻苦晝夜不少齊父子自為師友由  
 是實通百氏早有文名大德間稱出博湘漢湖南帥  
 趙淇雅號知人見之驚曰他日翰苑名流也程華夫  
 盛學先後為湖南憲長咸器重之鉅夫因妻以從妹  
 延祐初鉅夫摯列薦于朝特授翰林國史院編脩官  
 將平章李孟監脩國史讀其所撰功臣列傳曰是  
 方可名史筆若他人直騰吏情爾亦應奉翰林文字  
 仍兼編脩遷國子助教復留為應奉南歸省旋復  
 召還侯斯凡三入翰林朝廷之事臺閣之儀靡不閑  
 習集賢學士王約謂與侯斯談治道大起人音心授之

以政當無施不可天曆初開奎章閣首擢為授經郎以  
 教勲戚大臣子孫文宗時幸閣中有所咨訪奏對稱旨  
 恒以字呼之而不名每中書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材何  
 如揭榜碩問出所上太平政要策以示臺臣曰此朕授  
 經郎揭榜碩所進也其見親重如此富州地不產金官  
 府惑於姦民之言為募淘金戶三百而以其人總之散往  
 他郡采金以獻歲課自四兩累增至四十九兩其人既  
 死而三百戶所存無什一又貧不以生有司遂責其之受  
 得共官者代輸民多以是破產中書因侯斯言遂蠲其  
 征民賴以甦富州人至今德之與脩經世大典文宗取

其所撰憲典讀之顧謂近臣曰此豈非唐律乎時後藝  
文監丞恭檢校書籍事且屢稱其純實欲進用之會文  
宗崩而止元統初詔對便殿感諭良久命賜以諸王所  
服表裏各一躬自辯識以授之遷翰林待制陞集賢學  
士階中順大夫先是儒學官赴吏部銓者必移集賢考較  
其所業集賢下國子監監下博士吏文淹稽動輒累月  
僕斯請更其法以事付本院屬官人甚便之奉旨祠北  
嶽濟瀆南鎮便道西還時秦王伯顏當國屢促其還僕  
斯引疾固辭既而天子親擢為奎章閣供奉學士乃即  
日就道未至改翰林直學士及開帳進再陞侍講學士

同知經筵事以對品進階中奉大夫時新招起陞不  
越二等獨僕斯進四等轉元階蓋異數也經筵無專  
官曰領曰知者年執大臣故微辭與義必屬僕斯訂  
定而後進其言往往實獻贊之誠務以裨益治道天  
子嘉其忠懇數出金織文段以賜至正三年年七十  
發其事而去詔遣使追及于漸南尋復奉上一尊諭旨  
還撰明宗神御殿碑文成賜楮幣萬緡白金五十兩  
中宮賜白金亦如之來去不許命丞相脫脫及執政  
大臣面諭毋行僕斯曰使揭僕斯有一得之獻諸公  
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死于此何恨不然何益之

有差者因問方今政治何先侯斯曰儲材為先養之  
於位道未墮之時而用之於周家庶務之後則無失  
材廢棄之患矣一日集議朝堂侯斯抗言當兼行新  
舊銅錢以救錢法之弊執政言不可侯斯持之益力  
丞相雖稱其不可而竟莫行其言也詔脩遼金宋三  
史侯斯與為總裁官丞相問備史以何為本曰用人  
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  
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入之道又當以  
心術為本也且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  
之意古人作史雖小善必錄小惡必記不然何以示

懲勸由是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材賢否  
一律以是非之公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反覆辨論以  
求歸於至當而後正四年遼史成有旨授諭仍督早  
成金宗二史侯斯留宿史館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  
七日卒時方有使者至自上京錫宴史局以侯斯故  
改宴日使者以聞帝為嗟悼賜楮幣萬緡仍給葬舟  
護送其妻歸江南六年制贈護軍追封豫章郡公謚  
曰文安有勳爵而無官階者有司失之也侯斯少處  
窮約事親最水粗具而必得其歡心豈有祿入衣食  
稍踰於前韓偓然曰吾親未嘗享是也故平生清儉



三六  
至老不渝友于兄弟終始無間言立朝雖居散地而  
急於薦士揚人之善惟恐不及而聞吏之貪墨病民  
者則尤不曲為之掩覆也為文章敘事嚴整言簡而  
當詩尤清婉麗密善楷書行草朝廷大典冊及元勳  
茂德當得銘辭者必以命焉殊方絕域咸慕其名得  
以日卒與木以為榮云

黃潛

黃潛字晉卿婺州義烏人母童氏夢大星墜于懷乃  
有娠歷二十四月始生潛潛生而俊異比成童授以  
書詩不一月成誦迨長以文名於四方中延祐二年

進士第授台州寧海縣地瀕鹽場亭戶恃其不統  
於有司肆毒害民編戶隸清司及財賦府者亦謂名  
有所憑橫暴尤甚潛皆痛繩以法吏以利害白弗顧  
也民有後母與僧通而醜殺其父者反誣民所為獄  
將成潛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僞卒直其冤惡少  
年名在盜藉者而謀為劫奪未行邑大姓執之圖中  
賞格初無獲財左驗事久不決潛為之疏寃以其獄  
上論之如木條免死者十餘人遷兩浙都轉運鹽使  
司石堰西場監運改甯鹽州判官巡海官舸例以三  
載一新費出于官而費足于民有餘則提其事者私

馬潛得卽浮臺以餘錢還民驩呼而去奸民以僞鈔  
鈎結黨與潛接火財官若吏聽其謀挾往高昌天台  
寧海東陽諸縣株連所及數百家民受既至慘郡府  
下潛謂治潛一問皆引伏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遣  
之有盜繫於錢唐縣獄游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  
牒發其來爲向導遠捕二十餘家潛訪得其情以正  
盜宜傳重議持僞文書來者又非州民俱械還錢唐  
誣者自明入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  
編脩官轉國子博士視弟子如朋友未始以師道自  
專輕納人拜而來學者滋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于

世時欲增設禮殿配位四配位合東坐而西向學官  
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潛獨面折之事乃止  
出爲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潛年始六十七不俟引年  
亟上納祿待親之請絕江徑歸俄以秘書少監致仕  
未幾落致仕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尋兼  
經筵官執經進講者三十有二帝嘉其忠數出金織  
紋段賜之陞侍講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  
事潛自將仕卽七轉至中奉大夫疑上章求歸不俟  
報而行帝聞之遣使召還京師復爲前官又之始  
得謝南還優游田里間凡七年卒於繡湖之菴第年

五十四

八十一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  
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謚曰文獻潛天資介特在州縣  
唯以清白為治月俸弗給每鬻產以佐其費及升朝  
行擬立無所附足不登鉅公勢人之門君子稱其清  
風高節如米壺玉尺織塵湯汙然剛中少容觸物或  
弦急震震若未易涯淡一旂踵間煦如陽春潛之學  
博極天下之書而約之於至精剖析經史疑難及古  
今因革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多先儒所未發文  
辭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  
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鼈蛟龍潛伏不動而淵然之光

白不可犯所著書有日損齋彙三十三卷義鳥志七  
卷筆記一卷同郡柳貫吳萊皆浦陽人貫字道傳器  
局凝定端嚴若神嘗受性理之學於蘭溪金履祥必見  
諸躬行自幼至老好學不倦凡六經百氏兵刑律曆  
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作文沉鬱春容涵肆  
演迤人多傳誦之始用察舉為江山縣儒學教諭仕  
至翰林待制與潛及臨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齊名人  
號為儒林四傑所著書有文集四十卷字系二卷近  
思錄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文十卷年七十二卒萊  
字立夫集賢大學士直方之子也輩行稍後於貫潛

天資絕人七歲能屬文凡書一經目輒成誦嘗往族父  
家日易漢書一帙以去族父迫扣之萊琅然而誦不  
遺一字三易他編皆如之衆驚以爲神延祐七年以  
春秋舉上禮部不利退居深裏山中益窮諸書與旨  
著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  
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  
卷樂府類編一百卷唐律刪要三十卷文集六十卷  
他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證誤皆未脫稟萊  
尤喜論文嘗云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  
度要部伍分明奇是不爲法度所縛舉眼之頃千變

萬化坐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付山各還  
其隊元不魯亂聞者服之賢平生極慎許與每稱萊  
爲絕世之才潘晚年謂人曰萊之文奇絕深類秦  
漢間人所作實非今世之士少再縱操觚一世又安敢  
及之哉其爲前輩所推許如此萊以御史薦調長蘆  
書院山長未上卒年僅四十有四君子信之私謚曰  
淵穎先生

傳卷第六十八

傳卷第六十九

元史一百八十二

翰林學士兼知制誥修一覽皇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知制誥兼國史編修官

張起巖

張起巖字夢臣其先章兵人五季避地禹城高祖迪以元帥右監軍權濟南府事徙家濟南當金之季張榮據有章立鄒平濰沂陽長山辛市蒲臺新城淄州之地歲丙戌歸於太祖始終能教忠節迪與其子福實先後羽翼之福仕為濟南路軍民鎮撫兵鈐轄權府事生東昌錄事判官鐸鐸生四州行省儒學副提舉

範範生起。厥初其母左氏有娠，見長蛇數丈，揚下已忽不見，乃驚而誕起巖。幼從其父學，年弱冠以察舉為福山縣學教諭。值縣官捕蝗，移攝縣事。父之難斷明允，其民相率曰：「若得張教諭為真縣尹，吾屬何患焉？」政成，遷安丘。中延祐乙卯進士，首選除同知。州事特旨，改集賢脩撰，轉國子博士，升國子監丞。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丁內艱，服除，遷監察御史中書參政。楊廷玉以墨敗臺臣，奉旨就廟堂。適之下吏丞相倒刺沙疾其權辱，同列悉誣臺臣，罔上欲實之。重辟起巖，以新除留臺抗章論曰：「臺臣按劾百官，

論列朝政，職使然也。今以奉職獲戾，風紀解體，正直結舌，忠良寒心，殊非盛世事。且世皇建臺閣，廣言路，維持治體。陛下即位，詔旨動法，祖宗今臺臣坐譴公論社塞，何謂法？祖宗耶？章三上，不報。起巖廷爭，愈急。帝感悟事，乃得釋，猶皆坐罷免。還鄉里，遷中書右司員外郎，進左司郎中，兼經筵官。拜太子右贊善，丁外艱，服除，改燕王府司馬，拜禮部尚書。文宗親郊，起巖充大禮使，導帝陟降步武，有節衣前後，襜如陪位百官望之，如白圖畫中所觀。帝甚嘉之，賜資優渥，轉參議中書省事。寧宗崩，燕南俄起大獄，有妄男子上變。

言部使者謀不軌按問皆虛法司謂唐律告叛者不  
反坐起巖奮謂同列曰方今嗣君未立天情危疑不  
亟誅此人以杜奸謀慮妨大計趣有司具獄都人盡  
然大事尋定中書方列坐銓選起巖薦一士可用丞  
相不悅起巖即攝衣而起丞相以為忤己遷翰林侍  
講學士知制誥兼脩國史脩三朝實錄加同知經筵  
事御史臺奏除瀕西廉訪使不允已而擢陝西行臺  
侍御史將行復留為侍講學士拜江南行臺侍御史  
召入中臺為侍御史轉燕南廉訪使搏擊豪強不  
容貧民賴以吐氣源沱河水為真定害起巖

河神為侯爵而移文責之復脩其隄防淪其漚鬱水  
患遂息陞江南行臺御史中丞拜翰林學士承旨知  
制誥兼脩國史知經筵事右丞相別怯里不花為臺  
臣所糾去位未幾再入相諷詞臣言臺章之非起巖  
執不可聞者壯之俄拜御史中丞論事剴直無所顧  
忌與上官多不合詔脩遼金宋三史復命入翰林為  
承旨堯總裁官積階至榮祿大夫起巖熟於金源典  
故宋儒道學源委尤多究心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  
立言未嘗起巖據理竄定深厚雅理致自足史成  
年始六十有五遂上疏乞骸骨以歸後四年卒謚曰

文穆起巖面如紫瓊美髯方頤而眉目清揚可觀望  
而知為雅量君子及其臨政決議意所背鄉屹若泰  
山不可回奪或時而折人面頸發赤不少怒廟堂憚  
之識者謂其外和中剛不受人籠絡如歐陽脩名聞  
四裔安南脩貢其陪臣致其世子之辭必候起巖起  
居住孝友少處窮約下帷教授躬致米百里外以養  
父母撫弟如石教之宦學無不備至舉親族弗克葬  
者二十餘喪且買田以給其祭凡獲俸賜必與故人  
賓客共之卒之日廩無餘粟家無餘財先是至元乙  
酉三月乙亥太史奏文昌星明文運將興時世祖行

幸上京明日丙子皇孫降生於儒州是夜起巖亦生  
其父皇孫踐祚是為仁宗始詔設科取士及廷試起  
巖遂為第一人論者以為非偶然也起巖博學有文  
善篆隸有華峯滂藁華峯類藁金陵集各若干卷藏  
于家子二人琳琛

歐陽玄

歐陽玄字原功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脩同所自出  
至曾大父新始遷居瀏陽故玄為瀏陽人幼岐嶷母  
李氏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八歲能成誦始從鄉  
先生張貫之學日記數千言即知屬文十歲有黃冠



師注目視玄謂貫之曰是兒神氣凝遠目光射人異  
日當以文章冠世廊廟之器也言訖而去亟追與語  
已失所之部使者行縣玄以諸生見命賦梅花詩立  
成十首晚歸增至百首見者駭異之年十四益從宋  
故老習爲詞章下筆輒成章每試庠序輒占高等弱  
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  
諸儒源委尤爲淹貫延祐元年詔設科取士玄以尚  
書與貢明年賜進士出身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謂  
太平路蕪湖縣尹縣多疑獄久不決玄察其情皆爲  
平翻豪右不法虐其驅奴玄斷之從良貢賦徵發及

時民樂趨事教化大行飛蝗獨不入境改武國縣尹  
縣控制溪洞蠻獠雜居撫字稍乖輒弄兵犯順玄至  
踰月赤水太清兩洞聚衆相攻殺官曹相顧失色計  
無從出玄卽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至則死  
傷滿道戰鬪未已獠人熟玄名弃兵仗羅拜馬首曰  
我曹非不畏法緣訴某事於縣縣官不爲直反以繇  
役橫斂培克之情有弗堪乃發憤就死耳不意煩我  
清廉官自來玄喻以禍福歸爲理其訟獠人遂安召  
爲國子博士陞國子監丞致和元年遷翰林待制兼  
國史院編脩官時當兵興玄領印攝院事日直內廷

參決機務凡遠近調發制詔書檄既而改元天曆郊  
廟建后立儲肆赦之文皆經撰述復條時政數十事  
實封以聞多推行之明年初置奎章閣學士院又置  
藝文監隸焉皆選清望官居之文宗親署玄為藝文  
少監奉詔纂脩經世大典陞太監檢校書籍事元統  
元年改僉太常禮儀院事拜翰林直學士編脩四朝  
實錄俄兼國子祭酒召赴中都議事陞侍講學士復  
兼國子祭酒重紀至元五年足患風痺乞南歸以便  
醫藥帝不允拜翰林學士未幾懇辭去位帝復不允  
免其行朝賀禮至正改元更張朝政事有不便者集

廷中玄極言無隱科目之復沮者尤衆玄尤力爭  
之未幾南歸復起為翰林學士以疾未行詔脩遼金  
宋三史召為總裁官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  
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論議不公者玄不以口舌爭俟  
其呈藁環筆竄定之統系自正至於論贊表奏皆玄  
屬筆五年帝以玄歷仕累朝且有修三史功諭旨丞  
相超授真秩遂擬拜翰林學士承旨及入奏上極快  
者舞三已而乞致仕帝庶不允御史臺奏除福建廉  
訪使行次潮西疾復作上休致之請作南山隱居  
優游山水之間有終焉之志復拜翰林學士承旨玄

厚力辭不獲命奉勅定國律尋乞致仕陳情懇切乃  
特授湖廣行中書省右丞致仕賜白金束帶給俸賜  
以終其身將行帝復降旨不允仍前翰林學士承旨  
進階光祿大夫十四年滇南盜起彙延南北州縣幾  
無完城玄獻招捕之策千餘言鑿鑿可行當時不能  
用十七年春乞致仕以中原道梗欲由蜀還鄉帝復  
不允時將大赦天下宣赴內府玄父病不能步履丞  
相傳音肩輿至延春閣下實異數也是歲十二月戊  
戌卒於崇教里之寓舍年六十五中書以聞帝賜賻  
甚厚贈崇仁昭德推忠守正功臣大司徒柱國追諡

楚國公諡曰文玄性度雍容含弘縝密處已儉約為  
政廉平四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  
均而兩心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修實錄大典  
三史皆主製作屢主文衡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  
廟朝廷文大冊播告萬方訓誥多出玄手金縷上  
尊之賜坐無虛歲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貴  
人墓隧之碑得玄之辭以為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  
咸知寶重文章道德卓然名世洵儀斯文贊衛治具  
與有功而者無子以從子達老後復先玄卒有主齋  
文集若干卷傳于世

許有士

許有士，可用其先世居穎，後徙湯陰。有子幼穎悟，讀書一。五行嘗閱銜州淨居院碑文，近千言，一覽輒背誦。遂等二，未暢師文，薦入翰林，不報授開寧路學正。教授未上，辟山北廉訪司書吏，擢延祐二年進士，授河知。遼州事會關中，有警，鄰州聽民出避，棄孩。道上，有壬獨率弓箭，手閉城門，以守卒獲無虞。州有追逮，不許胥隸足跡至村。雖給信牌，令執單以役者，呼之民矣。而事集右族貪虐者，懲之寬。獄雖有，成案皆平翻而釋其罪。州遂大治。六年己未。

除山北廉訪司經歷。至治元年，遷吏部主事。二年，轉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行部廣東。以含墨劾罷廉訪副使哈只蒸，銜至江西。會廉訪使苗好謙監焚昏鈔，檢視鈔者日至百餘人，好謙恐其有弊，痛鞭之人，畏罪率剔真為偽，以逡其意。筦庫吏而下，榜掠無全膚。迄莫能償，有壬獲視之，率真物也。遂釋之。凡勢官豪民人畏之如虎狼者，有壬悉擒治以法。部內肅然。召拜監察御史。八月，英宗暴崩於南坡，賊巨鐵失遣使者自上京，至對府庫，以百官印有壬知事，急即往告御。史中丞蕃守庸，守庸謂官禁事非子所當問，有壬即

既守庸及... 附鐵失之... 史大夫... 上章言帖... 兄弟勿... 橫羅奪... 皆請雪... 訓導二... 貴賤四... 脩飭六... 止變宜... 德惡九... 國用帝... 中書左... 言固善... 豈虧國... 活者甚... 用監丞... 折之曰... 惟德行... 既守庸及... 歷及尔只... 監察御史... 郭也... 先忽都... 阿... 附鐵失之... 罪以俟... 十月鐵失... 伏誅... 泰定帝... 發上都... 御... 史大夫... 紐澤先... 還京師... 有壬... 即袖... 疏上之... 及帝... 至復... 上章言帖... 未送... 見之子... 瓊南... 與聞... 大逆... 乞賜... 典刑... 其... 兄弟勿... 令出入... 官禁... 中書... 平章... 政事... 王... 毅... 右丞... 高... 昉... 橫羅奪... 爵... 而四川... 行省... 平章... 政事... 趙... 世... 延受... 禍... 尤... 慘... 皆請雪... 寤... 職... 繼上... 正... 始... 十事... 一曰... 輔翼... 太子... 宜... 先... 訓導二... 曰... 遴選... 長官... 宜... 先... 培養... 二曰... 通籍... 宮禁... 宜... 別... 貴賤四... 曰... 教... 證... 兵... 權... 宜... 削... 兼... 領... 五曰... 武... 備... 廢... 弛... 宜... 加... 脩飭六... 曰... 賊... 臣... 其... 妾... 宜... 禁... 勢... 官... 徵... 索... 七曰... 前... 赦... 權... 以... 止變宜... 再詔... 以正... 名... 八曰... 恤... 本... 送... 兒... 諸... 子... 宜... 籍... 沒... 以... 德惡九... 曰... 考... 驗... 經... 費... 以... 減... 民... 賦... 十曰... 樽... 節... 淨... 蠹... 以... 行... 國用帝... 多... 從... 之... 泰... 定... 元... 年... 初... 立... 詹... 事... 院... 選... 為... 中... 議... 改... 中書左... 司... 員... 外... 郎... 京... 畿... 饑... 有... 壬... 請... 振... 之... 同... 列... 讓... 曰... 予... 言固善... 其如... 虧... 國... 何... 有... 壬... 曰... 不... 然... 民... 本... 也... 不... 虧... 民... 高... 豈虧國... 邪... 卒... 白... 於... 元... 祖... 發... 糧... 四... 十... 萬... 斛... 濟... 之... 民... 賴... 以... 活者甚... 衆... 國... 學... 舊... 法... 每... 以... 積... 分... 次... 第... 貢... 以... 出... 官... 執... 政... 用監丞... 張... 起... 巖... 議... 欲... 廢... 之... 而... 以... 推... 擇... 德... 行... 為... 尚... 有... 壬... 折之曰... 積... 分... 雖... 未... 盡... 善... 然... 可... 得... 傳... 學... 能... 文... 之... 士... 若... 曰... 惟德行... 之... 擇... 其... 名... 固... 佳... 恐... 皆... 厚... 貌... 深... 情... 辜... 意... 外... 節... 或...

既守庸及... 歷及尔只... 監察御史... 郭也... 先忽都... 阿... 附鐵失之... 罪以俟... 十月鐵失... 伏誅... 泰定帝... 發上都... 御... 史大夫... 紐澤先... 還京師... 有壬... 即袖... 疏上之... 及帝... 至復... 上章言帖... 未送... 見之子... 瓊南... 與聞... 大逆... 乞賜... 典刑... 其... 兄弟勿... 令出入... 官禁... 中書... 平章... 政事... 王... 毅... 右丞... 高... 昉... 橫羅奪... 爵... 而四川... 行省... 平章... 政事... 趙... 世... 延受... 禍... 尤... 慘... 皆請雪... 寤... 職... 繼上... 正... 始... 十事... 一曰... 輔翼... 太子... 宜... 先... 訓導二... 曰... 遴選... 長官... 宜... 先... 培養... 二曰... 通籍... 宮禁... 宜... 別... 貴賤四... 曰... 教... 證... 兵... 權... 宜... 削... 兼... 領... 五曰... 武... 備... 廢... 弛... 宜... 加... 脩飭六... 曰... 賊... 臣... 其... 妾... 宜... 禁... 勢... 官... 徵... 索... 七曰... 前... 赦... 權... 以... 止變宜... 再詔... 以正... 名... 八曰... 恤... 本... 送... 兒... 諸... 子... 宜... 籍... 沒... 以... 德惡九... 曰... 考... 驗... 經... 費... 以... 減... 民... 賦... 十曰... 樽... 節... 淨... 蠹... 以... 行... 國用帝... 多... 從... 之... 泰... 定... 元... 年... 初... 立... 詹... 事... 院... 選... 為... 中... 議... 改... 中書左... 司... 員... 外... 郎... 京... 畿... 饑... 有... 壬... 請... 振... 之... 同... 列... 讓... 曰... 予... 言固善... 其如... 虧... 國... 何... 有... 壬... 曰... 不... 然... 民... 本... 也... 不... 虧... 民... 高... 豈虧國... 邪... 卒... 白... 於... 元... 祖... 發... 糧... 四... 十... 萬... 斛... 濟... 之... 民... 賴... 以... 活者甚... 衆... 國... 學... 舊... 法... 每... 以... 積... 分... 次... 第... 貢... 以... 出... 官... 執... 政... 用監丞... 張... 起... 巖... 議... 欲... 廢... 之... 而... 以... 推... 擇... 德... 行... 為... 尚... 有... 壬... 折之曰... 積... 分... 雖... 未... 盡... 善... 然... 可... 得... 傳... 學... 能... 文... 之... 士... 若... 曰... 惟德行... 之... 擇... 其... 名... 固... 佳... 恐... 皆... 厚... 貌... 深... 情... 辜... 意... 外... 節... 或...

情不能識丁矣議久不決三年六月陸右司郎中事  
事遂行已而復寢復盜例有實論者多疑其為有淹  
四十餘年者羣訴於馬首有壬曰盜賊方熾求或太  
甚緩急何以使人但經部使者覆覆者皆了官儀務  
左司郎中每遇公議有壬屢爭事得失汎掃積滯幾  
無留牘都事宋本退語人曰此貞觀開元間議事也  
明年丁父憂天曆三年擢兩淮都轉運鹽司使先是  
鹽法壞廷議非有壬不能集事故有是命有壬詢究  
弊端立法而通融之國課遂登至順二年二月召參  
議中書省事未幾丁母憂去元統元年復以參議

召明年甲戌拜治書侍御史兼學士院侍讀  
學士仍治臺事會福達魯花赤宗卜藉丞相勢宿  
東宮其行頗淫穢御史劾之完藏御史大夫家有  
壬捕而遣之九月拜中書參知政事知經筵事帝詔  
羣臣議上皇太后尊號為太皇太后有壬曰皇上於  
皇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為孫矣非禮也衆  
弗之從有壬曰今制封贈祖父母降於父母一等言  
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是  
推而遠之乃反輕矣豈所謂尊之者邪帝之聽中言  
平章政事徹理帖木兒私憾奏罷進士科有壬笑

爭甚苦不能奪遂  
汝寧捧胡反大臣  
宣勅班地上問曰  
罪中之有壬曰此  
卒以敵官軍其反  
行古剽法立行樞  
兒字書有壬皆爭  
家藏兵器遂起大  
壬名由是忌者益  
南遊相漢間至元

稱疾在告帝強起之拜侍御史  
言忌漢官者取賊所造旗幟及偽  
此欲何為耶意漢官諱言反將以  
祇甚明尚何言其語遂塞廷議欲  
密院禁漢人南人勿學蒙古畏吾  
止之重紀至元初長蘆韓公溥因  
獄株連憂若省多以賊敗獨無有  
甚有壬度不可留遂歸彰德已而  
六年召入中書仍為參知政事明

年改元至正有季極論帝當親伺太廟母后虛位徽  
政院當罷改元命相當合為一詔冗職當沙汰錢糧  
當裁節如此之類不一而足人皆躐之轉中書左丞  
二年囊加慶善八及字羅帖木兒獻議開西山金口  
導渾河踰京城達通州以通漕運丞相脫脫主之甚  
力有壬曰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為害於淺易  
塞而不可行舟况地勢高下甚有不同徒勞民費財  
耳不聽後卒如有壬言先是有壬之父熙載仕長沙  
日設義學訓諸生既歿而諸生思之為立東岡書院  
朝廷賜額設官以為育才之地南臺監察御史木八

元史卷之九十九  
刺沙緣睚眦怨言書院不當立并構浮辭誣讎有壬  
并其二弟有儀有孚有壬遂稱病歸四年改江浙行  
省左丞辭六年召爲翰林學士既上又辭監察御史  
累章辨其誣俄拜浙西廉訪使未上復以翰林學士  
承旨召仍知經筵事明年夏授御史中丞賜白玉束  
帶及御衣一襲未幾復以病歸監察御史谷蘭不花  
銜有壬時短長之奏劾甚力事尋白十二年盜起河  
南聲撼河朔間有壬畫備禦之策十五條以授郡將  
民藉以安十三年起拜河南行省左丞朝廷遣將出  
征環河南境連營以百數一切芻餉皆仰給之有壬

從容集事若平時然十五年遷集賢大學士尋改樞  
密副使復拜中書左丞時以言爲諱有壬力言朝廷  
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  
無鬪志遂倡招降之策言多不載有僧名開自高郵  
米言張士誠乞降衆幸事且成皆大喜有壬獨疑其  
妄呼僧詰之果語塞不能對轉集賢大學士兼太子  
左諭德階至光祿大夫有壬前朝舊德太子頗敬禮  
之一日入見方臂鷲禽以爲樂遽呼左右屏去十七  
年以老病力乞致其事久之始得請給俸賜以終其  
身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卒年七十八有壬歷事



七朝垂五十年遇國家大事無不盡言皆一根至理而曲盡人情當權臣恣睢之時稍忤意輒誅竄隨之有上絕不為巧避計事有不便明辨力諍不知有死生利害君子多之有壬善筆札工辭章歐陽玄序其文謂其雄渾闕雋湧如層瀾迫而求之則淵靚深實蓋深許之也所著有至正集若干卷謚曰文忠子一人曰禎

宋本

宋本字誠夫大都人自幼穎拔異羣兒既成童聚經史窮日夜讀之句探字索必通貫乃已嘗從父禎官

陵王奎文明性命義理之學奎往質所得造詣日深善為古文辭必已出峻潔刻厲多微辭年四十始還燕至治元年策天下士于廷本為第一人賜進士及第授翰林脩撰泰定元年春除監察御史首言逆賊鐵失等雖伏誅其黨樞密副使阿散身親弒逆以善愛得不死竄嶺南乞早正天討國制範黃金為大廟神主仁宗室盜竟竊去本言在法民間失盜捕之違期不獲猶治罪太常失典守及在京應捕官皆當罷去又言中書宰執日趨禁中固寵苟安幕前不至中堂墜帶機務乞戒勸臣僚自非入宿衛日必

諸所署治事皆不報踰言謂國子監丞夏風烈地震  
有言集百官雜議弭災之道時宿衛士自北方來者  
復遣歸乃百十為群剽劫殺入桓州道中既逮捕旭  
滅傑奏釋之蒙古千戶使京師宿邸中適民間朱甲  
妻女車過邸門千戶悅之并從者奪以入朱泣訴於  
中書旭滅傑庇不問本適與議本復抗言鐵失餘黨  
未誅仁廟神主盜未得桓州盜未治朱甲寃未伸刑  
滅失唐民憤天怨災異之見職此之由辭氣激奮眾  
皆驚聽及移兵部員外郎二年轉中書左司都事會  
議河民故將李罕山之子嘗假兵部尚書從

諸王師英征蔚林州徭民李在道納妾留不進兵賊  
權家副使王少鄰吉台言李罕山有功當遷官本  
言李罕山軍娶妾逗撓軍期宜亟寘諸法况可官邪王  
色沮乃不敢言旭滅傑死左丞相倒刺沙當國得君  
吳平章政事烏伯都刺皆西域人西域富賈以其國  
吳石名曰爛者來獻其估鉅萬或未酬其直諸嘗有  
過為司憲疏官或有出其門下者三年冬烏伯都刺  
自禁中出至政事堂集宰執僚佐命左司員外郎胡  
彛以詔彛示本乃以星字地震赦天下仍命中書酬  
累朝所獻諸物之直擢用自天廟至今為憲臺奪官

奉李壽竟白曰今警災異而畏獻物未酬豈有懷怨  
以有司編故形諸王言必貽笑天下司憲禱有異者  
官世祖成憲也今上御位累詔法世祖今擢用之是  
廢成憲而反汗前詔也後復有邪佞賊穢者將治之  
邪豈不同邪宰執聞本言相視嘆息罷去明日宣詔  
竟本遂稱疾不出四年春遷禮部郎中天曆元年冬  
陞吏部侍郎二年改禮部侍郎是年文宗開奎章閣  
置藝文監檢校書籍超大監三順元年進奎章閣學  
士院供奉學士二年冬出為河東廉訪副使將行擢  
都尚書三年冬寧宗崩順帝未至皇太后在興聖

宮正旦議循故事行朝賀禮本言宜上表與聖宮廢  
大明殿朝賀衆是而從之元統元年兼經筵官冬拜  
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不拜復留為奎章閣學士院  
承制學士仍兼經筵官二年夏轉集賢直學士兼國  
子祭酒兼經筵如故是年冬十一月二十五日卒年  
五十四階官自承務郎十轉至太中大夫本性高抗  
不屈持論堅正制行純白不可干以私而篤朋友之  
義堅若金鐵人有片善稱道不少置尤以植立斯文  
自任知貢舉取進士滿百人額為讀卷官增第一甲  
為三人父官南中貧賣宅以去居官清慎自持餽粥

至不給本末弱冠聚徒以養親殆二十年歷仕通顯  
猶僦屋以居及卒非賻贈幾不能給棺斂執紼者近  
二千人皆縉紳大夫門生故吏及國子諸生未嘗有  
一雜賓時人榮之本所著有至治集四十卷行于世  
謚正獻弟聚字顯夫登泰定元年進士第授校書郎  
累官至翰林直學士謚文清聚嘗爲監察御史於朝  
廷政事多所建明其文學與本齊名人稱之曰二宋  
云

謝端

謝端字敬德蜀之遂寧人宋末蜀士多避兵江陵因

家焉端幼穎異五六歲能吟詩十歲能作賦弱冠與  
尚書宋本同師明性理爲古文又同教授江陵城中  
以文學齊名時號謝宋史杜宣慰荆南數加延禮薦  
之姚樞樞方以文章大名自負少所許可以所爲文  
眎端端一讀卽能指擿其用意所在樞歎獎不已語  
人後二十年若謝端者豈易得哉用薦者署校官不  
報科舉法行就試河南行省中其舉以內艱不會試  
延祐五年乃擢進士乙科授承事郎潭州路同知湘  
陰州事歲滿入爲國子博士遷太常博士盜入太廟  
失第八室黃金主坐罷去端禮官非典守不當坐亦

不辨尋除翰林修撰陞特制以選爲國子司業遂爲翰林直學士階太中大夫端善爲政筮仕湘陰猾吏束手不敢舞文法豪民無賴者遠避去部使者行部旁郡滯訟皆諉端讞端剖決如流績譽籍然其文章嚴謹有法寧約近瘠無奢滋駁居翰林久至順元統以來國家崇號慈極升祔先朝加封宣聖考妣制冊多出其手預修文宗明宗寧宗三朝實錄及累朝功臣列傳時稱其有史才初文宗建奎章閣蒐羅中外才俊置其中嘗語阿榮曰當今文學之士朕惟未識謝端亡何文宗崩竟不及用端端又與趙郡蘇天爵

同著正統論辨金宋正統甚悉世多傳之至元六年卒年六十二元世祖士以文名者曰虞集而謝端其一  
次云

列傳卷第六十一

傳卷第七十

元史一百八十三

王守誠字君實太原陽曲人氣宇和粹性好學從鄧文原虞集游文辭日進泰定元年試禮部第一廷對

王守誠

賜同進士出身授秘書郎遷太常博士續編太常集禮若干卷以進轉藝林庫使與著經世大典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除奎章閣鑒書博士拜監察御史僉山東廉訪司事改戶部員外郎中書右司郎中拜禮

部尚書與修遼金宋三史書成擢參議中書省事調  
燕南廉訪使至正五年帝遣使宣撫四方除守誠所  
南行省參知政事與大都留守蒼尔麻失里使四川  
首薦雲南都元帥迭律鐸爾直有文武材初四川廉  
訪使其與行省平章某不相能誣宣使蘇伯延行賄  
於平章某瘦死獄中至是伯延親屬有愬會茶鹽轉  
運司官亦訟廉訪使累受金廉訪使倉皇去官至楊  
州死副使而下皆以事罷憲史四人奏差一人籍其  
家而竄之餘皆斥去重慶銅梁縣尹張文德出遇少  
執兵刃疑為盜擒執之果拒敵文德斬其首得懷

中常旗書曰南朝趙王賊黨聞之必焚劫雋山文德捕殺  
百餘人重慶府官以私怨使縣吏誣之乃議文德罪比  
不即捕強盜例加四等遇赦免猶擬杖一百守城至為  
直其事他如以賊罪誣人動至數千緡與夫小民田婚  
之訟給百十計守誠皆辨析詳辭詳窮吐實為之平反  
州縣官多取職田者累十有四人悉釐正之因疏言仕  
於蜀立有地僻路遙俸給之薄何以自養請以戶絕及屯  
田之甚兀者召人耕種收其入以增祿秩宜賓縣尹楊濟  
其欲不輸龍山建憲宗神衛殿儒以提舉謝晉賢請復  
文翁石室為書院皆采以上聞成以風采聳動天下論

功居誦道最進資政大夫河南行省左丞相母劉氏  
歿于京師聞喪亟歸遂遺疾以至正九年正月卒年五  
十有四帝賜鈔萬緡蓋文昭有文集若干卷

王思誠

王思誠字致道兗州崑陽人天資過人七歲從師授  
孝經論語即能成誦家本業農其祖佐誥家人曰兒  
大不教力田反教為迂儒邪思誠愈自力弗懈後從  
汝陽曹元用游學大進中至治元年進士第授管州  
判官召為國子助教改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尋陞應  
奉翰林文字再轉為待制至正元年遷奉議大夫國

子司業二年拜監察御史上疏言京畿去年秋不  
冬無雪方春首月蝗生若八河水溢蓋不雨者陽之亢  
水涌者陰之盛也嘗聞婦衙窻三年大旱往歲作

者不可勝數非真一婦之冤而已豈不感傷和氣邪  
其缺被災之家死者給蓋具庶幾可以召陰陽之

消水旱之變此應天以實不以文也行部至禮別首

言未金錢治提舉司設司獄掌囚之應徒配者鈇  
以春金錢備嘗給衣與食天曆以來水壞金治因



其給醫草飲米死者三十餘人頻死者又數人夫罪不至死一拘囚至於饑死不若加杖而使速死之愈也况州縣俱無囚糧輕重囚不決者多死獄中獄吏妄報其病月日用藥次第請定瘦死多寡罪者為令又言至元十六年開渠河設渠夫戶八千三百七十有七車戶五千七十出粟三百九十兩船戶九百五亦出船一百九十艘渠夫累歲逃亡十損四五而運糧之數十增八九船止六十八艘戶止七百六十頃一車之存者二百六十七兩戶之存者二千七百五十有五晝夜奔馳猶不能給渠夫戶之存者一

百三十有二一夫日運四百餘石有背成瘡顛顛如鬼甚可哀也河南湖廣等處打捕鴈房府打捕戶尚玉等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五戶阿難答百姓劉德元等二千三百戶可以養補使勞佚相資又言燕南山京密通京師比歲饑饉郡盜縱橫巡尉弓兵與提調捕盜官會漢境以討之賊南則會于北賊西則會于東及與賊會望風先遁諸少法嚴禁之又言初開海道置海山鶴哨船四十餘艘往來警邏今弊船十載於別家港口以相盜為名實不出海以致寇賊猖獗宜每京州洋等處分守之不令泊船島嶼禁鎮

民與積木為婚有能捕賊者以船界之獲賊首者賞  
以官仍移江溯河南行營列戍江海諸口以誥海軍  
還者審并寇賊始令治無下年糧船開洋之前遣將  
士乘海仙鶴於二月終令入海庭幾海道寧息朝  
多是其議松州官吏誣捏冊良民以取賂懇于臺者曰  
十人還忌誠鞠問思誠必公以他事入松州境執監州  
以下二十三入皆罪之遂至三河縣一囚懇不已俾  
其黨異處使之言囚曰賊向盜甘芝麻某追及刺之  
幾死賊以是圖復讎今予手欲捕獲功之數適中賊  
計其賊實某妻裙也以裙示失主曰非吾物其黨

計  
去屆遂釋之豐潤縣一囚年最少械繫瀕死疑而問  
之曰昏暮三人投宿將詣集場約同行未夜半趣行  
至一冢間見數人如有宿約者疑之衆以為盜告不  
從齊以白刃驅之前至一民家衆皆入獨留戶外遂  
潛奔赴縣未及報而被收思誠遂正有司罪少年獲  
免出僉河南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武鄉縣監  
縣來送思誠私語吏屬曰此必賊吏未幾果有懇于  
道側者問曰得無訴監縣效汝馬乎其人曰然監縣  
抵罪吏屬問思誠先知之故曰衣弊衣乘駿馬非詐  
而何陝西仁臺言欲疏鑿黃河三門立水陸站以達

於閩陝移思城會陝西河南省憲臣及郡縣長吏  
視之皆異然阻欲以虛辭復命思誠怒曰吾屬自歎  
何以責人何以待朝廷諸君少留吾當躬詣其地衆  
惶恐從之河中灘磧百有餘里嶠石錯出路窮舍窮  
徒行攀葛藤以進衆憊喘汗弗敢言凡三十里度其  
不可乃作詩歷叙其險執政采之遂寢其議召修遼  
金宋三史調秘書監丞會國子監諸生相率爲閩復  
命爲司業思誠召諸生立堂下黜其首爲閩者二人  
罰而降齋者七十人勤者升惰者黜於是更相勉勵  
起陞吏部侍郎監燒燕南昏鈔忽心悖弗寧已而母

病事畢就歸小師侍疾及下內憂扶櫬南歸前拜  
廷行內外通法選郡縣守令起思誠太中大夫河  
間路總管磁河水頻溢決鉄燈于鉄燈于真定境也  
召其邑吏責而懲之遂集民丁作堤晝夜督工暮月  
而塞復築夾以于外垣十餘里命瀕河民及弓手列  
置草舍於上以木以防盜決是年民獲耕藝歲用大  
益乃募民運以甃治郭外行道高五尺廣倍之往來  
者無泥塗之病南皮民父祖嘗瀕御河種柳輸課於  
官名曰柳課後河決柳俱沒官猶徵之凡十餘年其  
子孫益貧不能償思誠連請于朝除之郡庭生嘉禾

三本一本元董一本十六董一本十三董董五六德  
僚屬欲上進思誠曰吾音惡人行異政沽羨名乃止  
所轄景州廣川鎮漢董仲舒之里也河間尊福鄉博  
士毛萇著者也皆請建書院設山長員召拜禮部尚  
書十二年帝以四方民類失業命名臣巡行勸課思  
誠至河間及山東諸路召集父老宣帝德意莫不感  
泣減進二麥蠲豆帝嘉之賜上尊二召還遷國子祭  
酒俄復爲禮部尚書知貢舉升集賢侍講學士兼國  
子祭酒應詔言事一曰置行省丞相以專方面二曰  
內郡徵輸以固根本三曰汰冗兵以省糧運四曰

改祿秩以養官廉五曰罷行兵馬司以便誥捕六曰  
復倚郭縣以正紀綱七曰設常選以起滯尋出爲  
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辭以老病不允力疾戒行十  
七年春紅巾陷商州奪七盤進據藍田縣距奉元二  
舍忌誠會豫王阿剌忒納失里及省院官於安西三  
月魯帖木兒郵衆洶懼無言思誠曰陝西五地天下  
之重輕繫焉察罕帖木兒河南名將賊素畏之宜遣  
使求援此上策也成將嫉客兵氣已論久不決思誠  
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各將安歸乃書書察罕帖木兒  
曰河南爲京師之庭戶陝西實內郡之藩籬兩者相

董亘為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乎察罕帖木  
兒新復陝州得書大喜曰先生真有為國為民之心  
吾寧負越境擅發之罪遂提輕兵五千倍道來援思  
誠請軍于鳳凰山還定守禦九事夜宿臺中未嘗寐  
衣司官潛送妻子過清北思誠止之於中北門其屬  
聞事急欲圖苟免思誠從容諭之曰吾受國重寄安  
定一方期戮力報効死之可也自古皆有死在邊與  
速耳衆乃安既而援兵破賊河南總兵官果以書  
帖木兒擅調遣人間之思誠亟請於朝宜命察罕帖  
木兒專守關陝仍令便宜行事詔從之行樞密院

史田甲受賂事覺匿豫邸監察御史捕之急并繫  
毋思誠過市中見之曰嘻古者罪人不孥况其母乎  
吾不忍以子而繫其母令釋之不從思誠因自劾不  
出請御史請而謝之初監察御史有封事自中丞以  
下惟署紙尾莫敢問其由事行始知之思誠曰若是  
則上下之分安在九上章必拆視不可行者以臺印  
封置架閣庫俄起五省餘丁軍思誠曰關中方用  
兵困於供給民多愁怨復有是役萬一為變所繫豈  
與事重違察十七年召拜通議大夫國子祭酒時  
疾聞命即起至朝邑疾復作十月卒于旅舍年六十

有善善感齋

李好文

李好文字惟守大名之東明人登至治元年進士第授大名路濬州判官入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國子助教泰定四年除太常博士會盜竊太廟神主好文言在禮神主當以木為之金玉祭器宜貯之別室又言祖宗建國以來七八十年每遇大禮皆臨時取具博士不過循故事應答而已往年有詔為集禮而乃令各省及各郡縣置局纂修宜其久不成也禮樂自朝廷出郡縣何有我白長院者選僚屬數人仍請出

架閣文牘以資參考三年書成凡五十卷名曰太集禮還國子博士丁內憂服闋起為國子監丞拜日察御史時後以美元紀元好文言年號襲藉於古未聞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見其益因言時弊不如至元者十餘事錄囚河東有李拜拜者殺人而行兇之仗不明凡十四年不決好文曰豈有不決之獄如是其久乎立出之王傳撤都刺以足踢人而死衆皆曰殺久非刃當杖之好文曰枯勢殺人甚於用刃况因有所求而殺之其情為尤重乃置之死河東為之震肅出食河南浙東兩道廉訪司事六年帝親享太室

召僉太常禮儀院事至正元年除國子祭酒改陝西  
行臺治書侍御史遷河東道廉訪使三年郊祀召為  
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帝之親祀也至寧宗宣遺阿魯  
問曰兄拜弟可乎好文與博士劉開對曰為人後者為  
之子也帝遂拜由是每親祀必命好文攝禮儀使四年  
除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未行改禮部尚書與修遼金  
宋史除治書侍御史仍與史事俄除叅議中書省事視  
事十日以史故仍為治書已而復除陝西行臺治書侍  
御史時臺臣皆缺好文獨署臺事西蜀奏使以私憾  
除使曾文博僉事元馬兒王武事文博死

馬兒誣服武不屈以輕侮被罪好文曰奉使代天子  
行事當問民疾苦黜陟邪正今行者以下至於郡縣  
未聞舉劾一人獨風憲之司無一免者此豈正大之  
體乎率御史力辨武等之枉并言奉使不法者十餘  
事六年除翰林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又遷改集賢  
侍講學士仍兼祭酒九年出叅湖廣行省政事改湖  
北道廉訪使尋召為太常禮儀院使於是帝以皇太  
子年漸長兩端奉命皇太子入學以若丞相脫脫  
大司徒雅不克知端本堂事而命好文以翰林學士  
兼諭德好文力辭上書宰相曰三代重三莫不以是

世子為先務蓋帝王之治本於道聖賢之道存於經而傳經期於明道出治在於為學關係至重要在得人自非德堪範模則不足以輔成德性自非學藝聞與則不足以啓迪聰明宜求道德之鴻儒仰成國家之威事而好文天資本下人望素輕莫野之習而又與性成章句之學而沒以事廢黷庸重託負荷誠難必別加選掄庶幾國家有得人之助而好文免妨賢之議丞相以其書聞帝嘉歎之而不允其辭好文言欲求二帝三王之道必出於孔氏其書則孝經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乃摘其要畧釋以經義又取史傳及

先儒論說有關治體而協經旨者加以所見徵真德秀大學衍義之例為書十一卷名曰端本堂今太子習焉又取史傳義奉表以進詔付端本堂今太子習焉又取史傳代帝王故事總百有六篇一日聖學如漢文帝却千里馬罷臺臺之類四明帝幼教之類二曰孝友如舜文王及康之類三曰忠愛之類三曰恭儉如漢文帝却千里馬罷臺臺之類四曰聖學如漢文帝却千里馬罷臺臺之類五曰高六子問學如魯論之類又取古史自三皇五帝至我受國祚及遠治亂興廢為書曰大寶又取三代帝王是莽善惡之所當法當戒者為書曰曰



蓋皆錄以進焉久之陞翰林學士承旨隆慶六年  
六年復上書皇太子其言曰臣之所言皆應之所  
進經典之大意也殿下宜以所進諸言為以負  
要大學衍義等篇果能一一推而行之則萬幾之政  
太平之治不難致矣皇太子深敬禮而嘉納之後屢  
引年乞致仕辭至再三遂拜光祿大夫河南行省平  
章政事仍以翰林學士承旨一品祿終其身

李木魯狎

十遠附

李木魯狎字子覺其先隆安人金泰和間定女直姓  
氏屬望廣平祖德從憲宗南征因家鄧之順陽以功

封南陽郡侯父居謙用狎貴封南陽郡公初居  
豫江西以家自隨生狎贛江舟中登鳴者三人以  
異狎稍長即勤學父歿家事漸落狎不恤而為學  
方乃自順陽復往江西從新喻蕭克翁學克翁亦  
政燧之四世孫也隱居不仕學行為州里所敬嘗  
夢大鳥止其所居翼覆軒外舉家驚異出視之冲大  
而去明日狎至狎始名思溫字伯和克翁為易今各  
字以夢故後復從京兆蕭剡游其學益宏以肆翰林  
學士承旨姚燧以書抵剡曰燧見人多矣學問文章  
無足與子疊比倫者於是剡以女妻之大統十一年

用薦者授襄陽縣儒學教諭陞泮梁路儒學正會  
世皇寶錄卷百以神薦至大四年授翰林國史院編  
修官延祐二年擢河東道廉訪司經歷遷陝西  
監察御史張清吐蕃多所建白三年遷監察御史時  
奏皇未出閣神言宜擇正人以輔導帝嘉納之尋劾  
他官而傳言意論神楚按遼陽有旨給券以矢環刀  
以因馬定制遷往淮東要司官聲跡淮東息臣惟  
神又置獄吳赫曰國定所以立風氣是時肅清天  
下以尚刑之取其獄且此火之時有言九以吏進者

例降二等從七品以上不得用神言科舉未立人才  
多以吏進若一槩屈抑恐未足盡天下持平之議請  
吏進者宜止於五品許之因著爲令除右司都事時  
相鐵木迭兒專事刑戮以復私憾神因避去頃之擢  
翰林修撰又改左司都事於是拜住爲左相使人勞  
神曰今規模已定不同往日宜早至也神強爲起會  
國子監隸中書俾神兼領之先是陝西有變府縣之  
官多里胥者神白丞相曰此輩皆脅從非同情者乃  
悉加銓叙帝方獵柳林駐故東平王安重碑所因獻  
駐蹕頌皆稱旨命坐賜飲尚尊從幸上京次龍虎臺

拜任命。神傳旨中書。神領之行數步還。曰命神傳否。拜住歎曰真謹飭人也。間謂神曰。爾可作宰相否。神對曰。宰相固不敢當。然所學宰相事也。夫爲宰相者必福德才量四者皆備。乃足當耳。拜住大悅。以酒觴。神曰。非公不聞。此言迎駕至行在所。神入見。帝賜之坐。陞右司員外郎。奉旨預修太元通制書。成。神爲之序。泰定元年。遷國子司業。明年出爲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丞相曰。吾得賢佐矣。神曰。世祖立國。成憲具在。慎守足矣。譬若乘舟。非一人之力所能運也。神乃開壅除弊。省務爲之一新。三年。擢燕南河北道廉訪。

使晉州。達魯花赤有罪。就逮而奉使宣撫。以印帖徵之。欲緩其事。神發其姦。奉使因遁去。入僉太常禮儀院。事盜竊太廟神主。神言各室宜增設都監員。內外嚴置。肩鎖晝巡。夜警。未爲定制。從之。又纂修太常集禮書。成而未上。有旨命神兼經筵官。文宗之入也。大臣問以典故。神所建白。近漢文故事。衆皆是之。文宗嘗字呼子翬。而不名。命神與平章政事溫迪罕等十人商論大事。日夕備顧問。宿直東廡下。文宗虛大位。以俟。明宗神極言大兄遠在朔漠。北兵有阻。神器不可久虛。宜攝位以俟。其至。文宗納其言。及文宗親祀。

天地社稷宗廟狝為禮儀使詳記行禮節文於笏遇  
至尊不敢直書必識以兩圈帝偶取笏視曰此為皇  
帝字乎因大笑以笏還狝竣事上天曆大慶詩三章  
帝命藏之奎章閣擢陝西漢中道廉訪使會立太禧  
院除僉太禧宗禋院兼祇承神御殿事詔遣使趣之  
還迎駕至龍虎臺帝問子輦來何緩太禧院使阿榮  
對曰狝體豐肥不任乘馬從水道來是以緩耳太禧  
臣日聚禁中以便顧問帝嘗問阿榮曰魯子輦飲食  
何如對曰與衆人同又問談論如何曰狝所談義禮  
之言也從幸上都嘗奉勅撰碑文稱旨帝曰候朕還

大都當還汝潤筆貲也遷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  
諸生素已望狝至是私相歡賀狝以古者教育有業  
退必有居舊制弟子員初入學以羊贄所貳之品與  
羊等狝曰與其饜口腹孰若為吾黨燥濕寒暑之虞  
乎命樽集之得錢二萬緡有奇作屋四區以居學者  
諸生積分有六年未及釋褐者狝至皆使就試而官  
之帝師至京師有旨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馬郊迎  
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惟狝舉觴立進曰帝師  
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  
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為之慄然

文宗崩皇太后聽政命別不花塔失海牙阿兒思蘭  
馬祖常史顯夫及狝六人商論國政狝以大位不可  
久虛請嗣君卽位早正宸極以幸天下帝旣卽位太  
臣以爲赦不可頻行狝曰今上以聖子神孫入繼大  
統當新天下耳目今不赦豈可收然於新造之君乎  
皇太后以爲宜從狝言議乃定遷禮部尚書階中憲  
大夫有大官妻無子而妾有子者其妻以田盡入於  
僧寺其子訟之狝召其妻詰之曰汝爲人妻不以資  
產遺其子他日何面目見汝夫於地下卒反其田元  
統二年除江浙行省叅知政事逾年以遷葬故歸鄉

里明年陞爲翰林侍講學士以疾辭不上至元四年  
卒年六十贈通奉大夫陝西行省叅知政事護軍追  
封南陽郡公謚文靖狝狀貌魁梧不妄言笑其爲學  
一本於性命道德而記間宏博異言僻語無不淹貫  
文章簡奧典謚深合古法用是天下學者仰爲表儀  
其居國學者久論者謂自許衡之後能以師道自任  
者惟耶律有尚及狝而已有文集六十卷子遠字朋  
道以狝廕調秘書郎轉襄陽縣尹須次居南陽賊起  
遠以忠義自奮傾財募丁壯得千餘人與賊拒戰俄  
而賊大至遠被害死遠妻雷爲賊所執賊欲妻之乃

詆賊曰我曾參政家婦縣令嫡妻夫死不貳肯從汝  
狗彘以生乎賊醜其言將辱之雷號哭大罵不從乃  
見殺舉家皆被害

### 李洄

李洄字漑之滕州人生有異質始從學卽穎悟疆記  
作爲文辭如宿習者姚燧以文章負大名一見其文  
深歎異之力薦於朝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未幾以  
親老就養江南久之辟中書掾非其志也及考除集  
賢院都事轉太常博士拜住爲丞相聞洄名擢監修  
國史長史歷秘書監著作郎大常禮儀院經歷泰定

初除翰林待制以親喪未克葬辭而歸天曆初復以  
待制召於是文宗方開奎章閣延天下知名士充學  
士負洄數進見奏對稱旨超遷翰林直學士俄特授  
奎章閣承制學士洄既爲帝所知遇乃著書曰輔治  
篇以進文宗嘉納之朝廷有八議必使與焉會詔修  
經世大典與洄方卧疾即強起曰此大制作也吾其可  
以不預力疾而修書成既進奏旋謁告以歸復除翰  
林直學士遣使召之洄以疾不能起洄骨骼清峻神  
情朗朗秀眉鬚鬢皆如電顏面如冰玉而唇如渥  
丹然氣冠裳不望之者疑爲神仙中人也其爲文章

奮筆揮洒迅  
飛疾動相泊  
泊思態疊出  
縱橫奇變  
若紛錯而有  
條理意之所  
至臻極神妙  
洞每以李太  
白自擬當世  
亦人走許之  
嘗游匡廬三  
屋少室諸山  
嘗運久乃去  
人  
湖其意也  
僑居濟南有  
湖山花竹之  
勝作真白天  
水西文宗嘗  
勅虞集制文  
以記之洞  
尤善言自篆  
隸草真皆精  
詣為世所珍  
愛卒年五十  
必有文集四  
十卷

蘇天爵

蘇天爵字伯  
脩真定人也  
父志道歷官  
翰林大饑救  
荒有惠政時  
稱能吏天爵  
和服除調功  
德使司照磨  
泰定

爵由國子監  
生公試右在  
第一釋褐授  
從仕郎六年  
路薊州判官  
丁內外艱服  
除調功德使  
司照磨泰定  
元年改翰林  
國史院典籍  
官陞應奉翰  
林文字至順  
元年預修武  
宗實錄二年  
陞修撰擢江  
南行臺監察  
御史明年慮  
囚于湖北湖  
北地僻遠民  
獠所雜居天  
爵冒瘴毒徧  
歷其地囚有  
言天爵曰愚  
司歲兩至不  
言何也皆曰  
前此慮囚者  
應故史至嘗  
受刑故不得  
不言天爵為  
之太心雖感  
暑猶夜篝燈  
治文書無倦  
江陵育其甥  
雷乙後乃生  
兩子而山乙  
乙後兩子行  
實

即舟中采芥並斫殺之沈芥水中而血  
石事覺乙具服部使者乃以三年之疑  
獄釋之天  
曰此亭二年半耳且不殺人何以衣活  
血又有以  
芥在水中又其居去殺入處甚近何語  
疑獄遂寔  
于理常德民盧甲莫乙汪丙同出傭  
甲誤墮水必  
甲弟之為僧者欲私甲妻不得訴甲妻與乙通而殺  
其夫乙不能明誣服擊之死斷其首棄草間屍與衣  
棄譚氏家溝中吏往索果得胸膺然屍與仗皆無有  
而譚誣證曾見一屍水漂去天爵曰屍與仗縱存  
已八年未有不腐者召譚詰之則甲未死時目已  
潰其衣時

其言曾見一屍水漂去妄也天爵語吏曰此乃疑獄  
况不止三年俱釋之其明於詳讞大抵此類入為監  
察御史道改奎章閣授經即元統元年復拜監察御  
史在官四閱月章疏凡四十五上自人君至于朝廷  
政令稽古禮文間閭幽隱其關乎大體繫乎得失者  
知無不言所劾者五人所薦舉者百有九人明年預  
修文宗實錄遷翰林待制尋除中書右司都事兼經  
筵參贊官後至元二年由刑部郎中改御史臺都事  
三年遷禮部侍郎五年出為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憲  
綱大振一道肅然入為樞密院判官明年改吏部尚



書拜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復爲吏部尚書陞叅議中書省事是時朝廷更立宰相庶務多所弛張而天子圖治之意甚切天爵知無不言言無顧忌夙夜謀畫須髮盡白至正二年拜湖廣行省叅知政事遷陝西行臺侍御史四年召爲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天爵自以起自諸生進爲師長端已悉心以範學者明年出爲山東道肅政廉訪使尋召還集賢充京畿奉使宣撫究民所疾苦察吏之姦貪其興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其糾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都人有包韓之譽然以忤時相意竟坐不稱職罷歸七年天

子察其誣乃復起爲湖北道宣慰使浙東道廉訪使俱未行拜江浙行省叅知政事江浙財賦居天下十七事務最煩劇天爵條分目別細鉅不遺九年召爲大都路都總管以疾歸俄復起爲兩浙都轉運使時鹽法弊甚天爵極治有方所辦課爲鈔八十萬定及斯而足十二年妖寇自淮右蔓延及江東詔仍江浙行省叅知政事總兵于饒信所克復者一路六縣其方略之密節制之嚴雖老帥宿將不能過之然以憂深病積遂卒于軍中年五十九天爵爲學博而知要長於紀載嘗著國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文類七十卷其

為文長於序事平易溫厚成一家言而詩尤得古法  
 有詩彙七卷文彙三十卷於是中原前輩凋謝殆盡  
 天爵獨身任一代文獻之寄討論講辯雖老不倦晚  
 歲復以釋經為已任學者因其所居稱之為滋溪先  
 生其他所著文有松廳章疏五卷春風亭筆記二卷  
 遼金紀年黃河原委未及脫彙云

傳卷第七十

傳卷第七十一

元史一百八十四

翰林學士雷大和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翰

勅修 勅修 勅修 勅修 勅修 勅修 勅修 勅修 勅修 勅修

勅修

王都中

王都中字元俞福之福寧州人父積翁仕宋為寶章  
 閣學士福建制置使至元十三年宋主納土乃以全  
 閩八郡圖籍來入覲世祖於上京降金虎符授中奉  
 大夫刑部尚書福建道宣慰使兼提刑按察使尋除  
 叅知政事行省江西俄以為國信使宣諭日本至其  
 境遇害于海上都中生三歲即以恩授從仕郎南劍

路順昌縣尹七歲從其母業許闕下世祖閱焉給券俾南還賜平江田八千畝宅一區已而世祖追念其父功不置特授都中少中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時年甫十七僚吏見其年少頗易視之都中遇事剖析動中肯綮皆睥眈不敢欺崑山有詭易官田者事覺而八年不決都中為披故墮洞見底裏其人乃伏辜吳江有違拒有司築堤護田之令而歸過於衆人者都中詢知其故皆置不問其人乃無所逃罪寧舍父壞不治而郡守缺都中曰聖人之道人所共由何獨守得為乎乃首募大家合錢新其禮殿秩滿餘

浙東道宣慰副使金華有歐殺人者吏受賕以為病死都中摘屬吏覆按得其情獄具縣長吏而下皆以贓敗餘姚有豪民張甲居海濱為不法擅制一方吏無敢涉其境都中捕繫之痛繩以法遷荆湖北道宣慰副使適歲侵都中躬履山谷以拯其饑民賴以全活者數十萬武宗詔更鈔法行銅錢以都中為通才除江淮泉貨監凡天下為監者六惟江淮所鑄錢號最精改壽州路總管擢居楚上流谿洞徭獠往來民間憚其惡積莫敢與相貿易都中煦之以恩懾之以威乃空悅旅旅民染於蠻俗喜聞爭都中乃大治學

舍作意言蓋蓋笙瑟琴瑟之屬使其民識先王禮樂之器矣宿儒教學其中以義理開曉之俗為之變隣州秦陵富民羣乙死無子惟一小妻及其贅壻妻誣其壻拜亮成婚藏隱玉杯夜明珠株連八百餘人奉使宣撫移其獄諉之都中窮治悉得其情而正其罪州長吏而下計其贓至十一萬五千餘緡人以為神明遷饒州路總管年饑米價翔踊都中以官倉之米定其價為三等言於行省以為須糶以下等價民乃可得食未報又於下等價減十之二使民就糶時宰怒其專擅都中曰饒去杭幾二千里比議定往還非

半月不可入七日不食則死安能忍死以待乎其亦相與言曰公為我輩減米價公果得罪我輩當弔妻子以代公償時宰聞之乃罷郡歲貢金而金戶貧富不常都中考得其實乃更定之包銀之法戶不過二兩而州縣徵之加十倍都中責之一以詔書從事父老或以兩岐之麥六穗之禾為獻都中曰此聖主之嘉瑞非臣下所敢當遂以聞于朝以內憂去郡民生為立祠服闋除兩浙都轉運鹽使未上擢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使中書省臣奏國計莫重於鹽筴乃如前除鹽亭竈戶三年一比附推排世祖舊制也任

事者恐歛怨久不舉行都中目為臣子者使皆避謫  
何以集事乃請于行省徧歷三十四場驗其物力高  
下以損益之役既平而課亦足公私便之擢福建閩  
海道肅政廉訪使俄遷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又改  
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天曆初被省檄整點七路軍  
馬境內晏然從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三易鎮皆佩  
元降金虎符元統初朝廷以兩淮鹽法久壞詔命都  
中以正奉大夫行戶部尚書兩淮都轉運鹽使仍贈  
襲衣法酒都中既至叅酌前所行於兩浙者次第施  
行之鹽法遂修尋拜河南行省叅知政事

南歸於是天子閱其老詔即其家拜江浙行省  
知政事至正元年卒贈昭文館大學士謚清獻都  
歷仕四十餘年所至政譽輒暴著而治郡之績雖  
循吏無以尚之當世南人以政事之名聞天下而位  
登省憲者惟都中而已又其清白之操得於家傳所  
賜田宅之外不增一疇不易一椽廩祿悉以給族姻  
之貧者人尤以是多之幼留京師及拜許衡即知所  
趨嚮中年尤致力於根本之學自號曰本齋有詩集  
三卷

王克敬

王克敬字叔能大寧人幼奇穎嘗戲道旁丞相完澤見之謂左右曰是兒資貌秀偉異日必令器也大寧朔土習尚少文而克敬獨孜孜爲儒者事既仕累遷江浙行省照磨尋陞檢校徽州民汪俊上變誣富人反省臣遣克敬往驗之克敬察其言不實中道數爲開陳禍福俊悔將對簿竟仰藥以死調奉議大夫知順州以內外艱不上除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延祐四年往四明監倭人互市先是往監者懼外夷情巨測必嚴兵自衛如待大敵克敬至悉去之撫以恩意自恬然無敢譁有吳人從軍征日本陷於倭者至是

從至中國訴於克敬願還本鄉或恐爲禍階克敬曰豈有軍士懷恩德來歸而不之納邪脫右豐吾當坐事聞朝廷嘉之番陽大饑總管王都中山廩粟賑之行省欲罪其擅發克敬曰番陽距此千里比待命民且死彼爲仁而吾屬顧爲不仁乎都中因得免拜監察御史用故事監吏部選有履歷當陞者吏故抑之問故吏曰有過克敬曰法筭四十七以上不陞今不至是矣曰責輕罪重曰失出在刑部銓曹曰安知其罪重卒遂之治言侍御史張伯高曰往者監選以減駁爲能今主御史乃論增品級可爲世道習矣尋遷左

司都事時英宗薦精圖治丞相拜住請更制政不便者會議中書堂克敬首言江南包銀民苦不能輸者有司以責之役戶甚無謂也當罷之兩浙煎鹽戶牢盆之役其重者尤害民當免其七役議定以聞悉從之泰定初出為紹興路總管都中計口受鹽民困於誅求乃上言乞減鹽五千引運司弗從因歎曰使我為運使當令越民少蘇矣行省以椒克敬抽分舶貨物蕃者例籍其貨商人以風水為解有司不聽克敬曰某貨出某國地有遠近貨有輕重肩重險出萬死合近而趨遠累重而取輕豈人情邪具以上聞衆不

凡奪商人德之擢江西道廉訪司副使轉兩浙鹽運司使首戒紹興民食鹽五千引温州逮犯私鹽者以一婦人至怒曰豈有遠婦人千百里外由吏卒雜處者污教甚矣自今毋得逮婦人達議著為令明年擢湖南道廉訪使調海道都漕運萬戶是歲嘗天曆之變海漕舟有後至直沽者不果輸復漕二萬還行省欲坐罪督運者勒其還越直沽克敬以謂脫其常年而往返若是信可罪今留萬死完所漕而還豈得已哉乃請令其計石數附次年所漕舟達言小師省臣從之召為參議中書省事有以飛語中大臣者下其事

亮敬持古八議之法謂勳貴可以不議且罪狀不明而輕罪大臣何以白天下宰相傳旨大臣以公主為皇外姑賜錢若干平雲南軍還賜錢若干其後入覲賜錢若干克敬乞覆奏宰相怒曰參議乃敢格詔命邪克敬曰用財宜有道大長公主供饋素優以今賜錢出無名不當也自諸軍征討以來賞格未下平雲南省獨先受賞是不均也英后遠還徒御衆多非大錫賚恩意不能洽今賜物鮮少是不周也宰相以聞帝可其議拜中奉大夫叅知政事行省遼陽俄除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又遷淮東廉訪使以正綱紀為已任

不縱貪墨不阿宗戚聲譽益著入為吏部尚書乘傳至淮安墜馬居吳中養疾元統初起為江浙行省叅知政事請罷苗民承佃江淮田從之松江大姓有歲漕米萬石獻京師者其人既死子孫富且行乞有司仍歲徵弗足則雜置松江田賦中令民包納克敬曰匹夫妄獻米徵名爵以榮一身今身三其爵不可使一郡之人均受其害國用論免之江浙大旱諸民田賦租唯長寧寺田不戒遂移牘中書以謂不可忽天變而毒疲民嶺海徭賊竊發朝廷調戍兵之在行省者往討之會提調軍馬官



元史卷之二十一  
終故事漢人不得與軍政衆莫知所至  
省任方面之寄假令萬一有重於此者  
視邪乃調兵往捕之軍行給糧有差事  
江西湖廣二省給糧亦如之視事五月  
十九謂人曰穴趾而峻痛必危再實之  
無功德而忝富貴何以異此故常懷止  
曰出俗喜言勿認真此非名言臨事不  
之道乎故其歷官所至俱有政績可紀  
喜讀書其有所得者輒抄爲書又有  
議傳于世元統二年卒年六十一贈中

克敬抗言行  
亦將拘法坐  
聞于朝即令  
請老年甫五  
木必傷其根  
定之分也又  
認真豈盡忠  
時稱名卿克  
所著詩文奏  
奉大夫陝西

等處行省參知政事追封梁郡公謚文  
學顯歷社中書參知政事至左丞以翰  
致仕

任速哥

任速哥渤海人自幼事父母以孝稱  
臨財而尚氣不尚勢利義之所在必承  
士風而家君恂恂儒者不能過初襲父  
戶公卿以其賢薦于朝英宗召見與語  
入禁闥待以心腹將擇重職處之未幾  
沙構謀莫宗遇弒遂引去自是不復出

備儻尤峭直  
爲之有古俠  
官爲右衛千  
奇之由是出  
鐵失與倒刺  
仕居常扼腕

或醉歸慟哭過市時人目以為狂莫知其意也秦定  
中刺沙用事天變數見遠哥乃密與平章政事速  
遠等曰先帝之讎孤臣朝夕痛心而不能報者以未  
有子也今吾思之武宗有子二人長子周王正統  
所屬然遠居朔方難以達意次子懷王人望所歸而  
近在金陵易於傳命若能同心推戴以圖大計則先  
帝之讎可雪也遠速深然之時燕帖木兒方僉樞密  
院事嘗握兵柄二人深結納之乃告以所謀燕帖  
木兒初聞之矍然因徐說之曰天下之事惟順逆兩  
途以順討逆何患不克况公國家世臣與國同休戚

今國難不恤他日有先我而謀者禍必及矣於是燕  
帖木兒許之致和元年懷王自金陵遷江陵俄而秦  
定帝崩倒刺沙踰月不立君物情洶洶速哥乃與速  
遠從燕帖木兒奉豫王令率諸豪傑乘時奮義以八  
月四日執居守省臣發兵塞居庸諸關召文武百寮  
集闕下諭以翊戴大義遣使迎懷王於江陵懷王至  
京師羣臣請正大統遂即皇帝位是為文宗論功行  
賞擢速哥為禮部尚書速哥辭曰臣曩備宿衛南坡  
之變不能勇效一死以報國士之知今日之舉皆諸  
將相之力在臣未足贖罪又曷敢言功乎文宗慰勉

之乃拜命而其他皆資一無所受尋遷長寧寺卿繼  
出為安豐路總管一人入為壽福府總管又為都水使  
者居官恂恂無幾以自伐之意人或詢以翊戴之事  
往往遜謝終無所言君子尤以是多之

陳思謙

陳思謙字景讓其家世見祖祐傳  
好學凡名物度數綱紀本末考訂  
皇極經世書文宗天曆初政收攬  
亦都護舉思謙時年四十矣召見  
與聖宮明年二月  
典寶監經歷十一月改禮部主  
手首言教坊儀鳳

二司請併入宣徽以清禮部之選其官屬不當與文  
武臣並列朝會宜置百官之後大樂之前詔從之而  
二司隸禮部如故至順元年拜西行臺監察御史建  
明八事一曰正君道二曰結人心三曰崇禮讓四曰  
正綱紀五曰審公衡六曰勸孝行七曰紓民力八曰  
脩軍政先是闡大饑民多粥產流徙及來歸皆無  
地可耕思謙言請民倍直贖之使富者收兼入之利  
貧者獲已棄之業從之監察御史李擴行部甘肅金  
州民劉海延都其男元元自稱流民王延祿非海延  
都之子告海延都其財擴聽之以酷法抑其父思

謙劾擴逆父子之天壞朝廷之法遂抵擴罪明年二月遷太禧宗禋院都事九月拜監察御史首陳四事言上有宗廟社稷之重富有四海杰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中論秦漢以來上下三千餘年天下統者六百餘年而已我朝開國百有餘年混一六十餘年去字久民三代漢唐所未有也民有千金之產猶謹守之以為先人所營况君臨天下承祖宗艱難之業而傳祚萬世者乎臣愚以興亡懇懇言者誠以皇上有元之聖主今日乃皇上盛時圖治之機茲不可失也又言戶部賜田諸怯薛

支請海青獅豹肉食及局院工糧好事  
支以至元三十年以前較之動增數十  
缺二百三十九萬餘定宜節無益不急  
國之用苟能三分損一以惠民夫豈小  
消之命補則無穀實之戶接濟則無羨  
征行必括民間之馬苟能脩馬政亦其  
西越流沙吐際沙漠東及遼海地氣高  
無非牧養之地宜設置群牧使司統領  
政并畜牛羊數年之後馬寔蕃盛或給  
或給姑以優民力牛羊之富又足以給  
國用非小補

也又言銓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  
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繁以救四弊一  
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  
并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書二曰宜參酌古制設辟  
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失實則  
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  
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尹有  
能聲善政者受郎官御史歷郡守有音才異績者任  
憲使尚書其餘各驗資品通遷在內者不得三考連  
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遷內職績非出類守不

職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凡朝缺官員須二十  
月之上方許遷除帝可其奏命中書議行之時有官  
君喪者往往奪情起復思謙言三年之喪謂之達禮  
自非金革不可從權遂著於令有詔起報嚴寺思謙  
曰兵荒之餘當罷土木以紓民力帝嘉之曰此正得  
祖宗立臺憲之意繼此事有當言者無隱賜縉綺旌  
之未幾遷右司都事元統二年五月轉兵部郎中十  
一月改御史臺都事重紀至元元年五月出為淮西  
道廉訪副使至淮未朞月引疾歸六月召為中書省  
員外郎上言強盜但傷事主者皆得死罪而故殺從

而加之人與鬪而殺人者例杖一百七下得不死與  
私宰牛馬之罪無異是視人與牛馬等也法應加重  
因奸殺夫所奸妻妾同罪律有明文今止坐所犯似  
失推明遂令法曹議著為定制至正元年轉兵部侍  
郎俄丁內艱服除召為右司郎中兼凶盜賊盜起剽  
掠州邑思謙力言于執政當竭府庫以賑貧民分兵  
鎮撫中夏以防後患五年參議中書省軍轉刑部尚  
書改湖南廉訪使八年遷淮東宣慰司都元帥九年  
遷浙西廉訪使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辭十一年  
改准西廉訪使廬州盜起思謙亟命廬州路總管杭

州不花領弓兵捕之而賊口不可撲滅矣言云宣讓  
王帖木兒不花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王以帝室之  
胃鎮撫淮甸豈得坐視思願與王戮力殄滅且王  
府屬怯薛人等數亦不少有能摧鋒陷陣者惟王  
圖之王曰此吾責也但鞍馬器械未備何能禦敵思  
謙在官民為置兵甲不日二集分道並進遂禽渠賊  
廬州平既而穎寇將渡淮言于王曰無忘京侵亟  
調方陂屯卒用之王曰非坐詔不敢調思謙言若常  
之變理宜從權擅發之罪曰論坐之王感其言從之  
其始立本為屯田萬戶召曰吾視宗以忠義傳家

汝之職乃我先人力戰所成今國家有難汝當身先  
士卒以圖報效庶無負朝之也尋召入為集賢侍講  
學士脩定國律十二年拜中書侍御史明年陞中丞  
年近七十上章乞老不允上旨進一品授榮祿大夫  
仍御史中丞入謝感疾及入叩下強拜受命明日卒贈  
宣毅東憲佐治功臣翰林字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  
追封魯國公謚通敏

韓元善

韓元善字大雅汴梁之太康人唐檢校司空贈司徒  
充以宣武軍節度使兼統我武軍留鎮汴子孫遂為

太康韓氏父克昌至大明間仕為監察御史以論事有  
名聲元善由國子監生積分中程釋褐除新州刺史  
累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歷中書左司郎中吏部侍  
郎吏部尚書僉樞密院事至正三年拜中書參知政  
事五年遷大司農卿尋出為江南行御史臺中丞燕  
南肅政廉訪使九年召入中書左丞同知經筵事十  
一年丞相脫脫奏事內以事關兵機而元善及參  
知政事韓鑄皆漢人使避勿與俱由是遂與右丞  
王禕虎兒吐華同分省以事德以給餽餉十二年御史  
大夫也先帖木兒總兵討汝寧元善至衛軍以病卒

元善性純正明達政體以教歷臺閣三十餘年遂  
終以文學治才羽翼廟議論議之際哀義陳法  
鄉上官國是所在倚之以為重嘗以謁告侍親  
效范文正公遺規置田一百畝為義莊以同貧族  
交與初行賜近臣各三三錠元善復以買田六百畝  
為義塾延名士以教族子弟云

崔敬

崔敬字伯恭大寧之惠州人通刑名法律之學准東  
山南廉訪司比日辟書吏工曆初辟御史臺察院書吏  
歷刑部令史徽政院掾中遂陞中書掾至元五年用

累考及格授刑部主事六年遷樞密院都事拜監察  
御史時既毀文宗廟主削文宗后皇太后之號徙東  
安州而皇弟燕帖古思文宗子也又放之高麗敬上  
疏略曰文皇獲不軌之愆已徹廟祀叔母有階禍之  
罪亦削洪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  
思太子年方在幼罹此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明  
皇當上賓之日太子在襁褓之間尚未有知義當矜  
憫蓋武宗視明文二帝皆慈子也陛下與太子皆嫡  
孫也以武皇之心為心則寧子孫固無親疎以陛下  
之心為心未免有彼此之論臣請以世俗喻之常人



有百  
失所  
夫一  
足貽  
他變  
太子  
之情  
又上  
上都  
有鴻  
豈之  
元皇  
帝無  
天邊  
關係  
之罪  
盡骨  
疏遠  
為清  
鴻雁  
豈之  
元皇  
帝無  
天邊  
關係  
之罪  
盡骨  
疏遠  
為清  
鴻雁

心也  
臨御  
廟親  
道變  
宮殿  
究古  
以歷  
臣有  
今山  
寧京  
豈之  
元皇  
帝無  
天邊  
關係  
之罪  
盡骨  
疏遠  
為清  
鴻雁  
豈之  
元皇  
帝無  
天邊  
關係  
之罪  
盡骨  
疏遠  
為清  
鴻雁

臣不知慮此。奏稟承請治無虛日。甚至以府庫百年所積之寶物。遽賜僭御門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帝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有大功。又將何以為賜乎。乞追回所賜。以示恩。不可濫庶免。公論是年出僉山北。廉訪司事。按部全寧。獄有李秀。以坐造偽鈔。連數十人。而皆與秀不相識。敬疑而讞之。秀曰。吾以訓童子為。業石村落間。有司至秀舍。謂秀為偽造鈔者。播楚之下。不敢不誣服耳。敬詢知始末。謀者乃大同王濁。一餘等事。不泄。而有司誤以李秀為王濁也。移文至大同。果得王濁為真造偽鈔者。至正初。遷河南。又遷

江東。所至抑豪強。惠下窮。洗冤滯。興學。勸農百廢。舉除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入為諸路寶鈔提舉。改工部侍郎。十一年。遷同知大都路總管府事。直沽。於數年中。書省委。敬浚治之。給鈔數萬。定募。不三月。告成。咸服其能。除刑部侍郎。遷中書左司。中十二年。歷兵部尚書。為樞密院判官。十四年。遷部尚書。廣東府憲。讎殺以沙加班。處大逆。敬詳。憲以私相害。致有是變。殺人者自有典章。得坐一人。逆非謀反。則不科得坐一家。敬立論。全重而赦。憲建咸以為然。十五年。復為樞密院判官。尋拜。知

事行省河南復為兵部尚書。燕、燕軍民屯田。侯  
廷給以鈔十萬錠散於有司。招致居民。軍士立營。屯  
種歲收得百萬斛。以給邊防。居歲餘。其法井井。十  
七年召為大司農。少卿。遂拜中書參知政事。監  
魯敬與平章政事。答蘭參知政事。俸普分省。陵州  
州乃南北要衝。無城郭。而居民散處。敬無領兵刑戶  
工四部事。供給諸軍事。無不集。丞相以其能。上  
之上。尊仍命其便宜行事。敬與俺普密議曰。我軍強  
且勝。彼將敗而降。如得伏羲之士。直抵其巢穴。而招  
安之。亦方面之幸也。有國子生王恪等願請往。敬以

便宜授以官俾之。行至鄆城。見李秉彝。田豐等諭以  
逆順禍福之理。豐與秉彝皆悔。過自新。山東郡邑之  
復敬之策。居多。敬以軍馬供給浩繁。而民力日疲。乃  
請行納粟補官之令。中書以其言聞。詔從之。河北  
南士民踵躡而至。積粟百萬石。綺段萬疋。用以給  
費。民獲少蘇。十八年除山東行樞密院。江蘇行省。左  
浙行省。左丞。卒年六十七。贈資善大夫。江蘇行省。左  
丞。如故。謚曰忠敏。

列傳卷第七十一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卷第七十二

元史一百八十五

心輔學士趙中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官宋濂翰林待制奉勅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王禕等奉勅修

呂思誠

呂思誠字仲實平定州人六世祖宗禮金進士遼州司戶宗禮生仲實亦舉進士仲堪生時敏時敏生釗為千夫長死國事釗生德成德成生允季平定知州致仕思誠父也母馮氏夢一丈夫烏巾白襖衫紅鞵束帶趨而揖曰真文昌星也及寤思誠生目有神光見者異之及長從蕭興學治經已而入國子學為陪堂生試國子祭

讀中其選羅泰定元年進士第授同知遼州事未赴  
內舉改景州舊縣尹是民戶爲三等均其徭役刻孔子  
象令社學記事每歲春行田樹畜勤敏者賞以農器  
爭趨事無遺力民右安兒等流墾積年至是聞風復  
業即設文簿昇社長歲之季月報縣不孝弟不事生業  
者悉書之罰其輸作胥吏至社者何人用飲食若干多  
者責償其直豪猾者廩名職田戶思誠盡祛其敝天曆  
兵興豫貸鈔於富民令下造軍器事皆先集民用不擾  
于後得官價亟以還民崔彝自其大父因河南亂被掠  
爲人奴歲納丁粟以免作思誠知彝力學召其主與

之約終彝身粟三十石仍代之輸彝得爲良民他日  
質羊劉智社民李持酒來見懇其弟匿羊思誠叱之  
退王青兄弟四人友愛彌篤思誠至其家取酒勸酬  
權同骨肉李之兄弟相謂曰我等終不敢見尹矣各  
送酒食相切責悔前過析居三十年復還同爨鎮民  
張復叔母孀居且瞽丐食以活恐思誠聞之即日迎  
養思誠怜其貧今爲媒互人以養之天旱道士持膏  
咒曰盧師谷小童謂龍也禱之即雨思誠以其意  
遂完遂道士亦隨至遂有年縣多淫祠勸以百餘  
皆剝牲以祭者無虛日思誠悉命毀之唯存江都

遷奇祠擢翰林國史院檢閱官俄陞編修文宗在  
空章國有旨取國史閱之左右昇匱以徃院長貳無  
敢言思誠在末僚獨跪閣下爭曰國史紀當代人君  
善惡自言天子無觀閱之者事遂寢尋擢國子監丞  
陞司業拜監察御史與幹玉倫徒等劾中書平章政  
事徹里帖木兒變亂朝政章上留中不下思誠納印綬  
張前遂出僉廣西廉訪司事巡行郡縣上官有子元  
帥者恃勢魚肉人恐事覺陰遣其子迂思誠於道思  
誠縛之悉發其陰私痛懲其罪一道震肅移浙西達  
詔帖睦爾時爲南臺御史大夫與江浙省臣有隙族

思誠勅之思誠曰吾爲天子耳目不爲臺臣鷹犬也  
不聽已而聞行省平章左吉貪墨浙民多怨之思誠  
奏疏其罪流之海南復召爲國子司業遷中書左司  
員外郎盜殺河南省臣以僞檄呼廉訪使段輔入行  
省事及事敗註誤者三十餘人將實於法思誠言於  
朝皆釋之陞左司郎中思誠素剛直人多嫉之遂以  
言罷起爲右司郎中拜刑部尚書科舉復行與簽書  
樞密院事韓鏞爲御試讀卷官改禮部尚書御史臺  
奏爲治書侍御史總裁遼金宋三史升侍御史樞密  
院奏爲副使御史臺留爲侍御史會平章政事鞏卜

班不法監察御史劾之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曰若  
後之思誠趨入奏筆卜班罷大夫銜思誠將謀擠之  
思誠即謁告朝廷知思誠無他遷河東廉訪使未幾  
召為集賢侍講學士蓋國子祭酒出為湖廣行省參  
知政事諸生抗疏留之不可道中授湖北廉訪使入  
拜中書參知政事陞左丞轉御史中丞劾奏清道官  
不盡職罷之再任左丞知經筵事提調國子監兼翰  
林學士承旨知制誥甫修國史加榮祿大夫總裁后  
妃功臣傳會粹六條政類帝賜玉帶眷顧彌篤又為  
樞密副使仍知經筵事復為中書左丞御史大夫納

誣參政孔思立受賊事或欲連中思誠納麟曰呂  
左丞素有廉聲難以及之遂止拜集賢學士仍無國  
子祭酒吏部尚書傑哲篤左司都事武祺等建言更  
鈔法以楮幣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為母銅錢為  
子命廷臣集議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料為  
母下料為子譬之蒙古人以漢人子為後皆人類也  
尚終為漢人之子豈有故紙為父而立銅為子者乎  
一座咸笑思誠又曰錢鈔用法見歷一致以虛換實  
也今歷代錢至正錢中統鈔至元鈔交鈔分為五項  
慮下民知之藏其實而棄其虛恐不利於國家也便

哲篤曰至元鈔多偽故更之爾思誠曰至元鈔非偽  
人爲偽爾文鈔若出亦爲偽者矣且至元鈔猶故戚  
也家之童奴且識之交鈔猶新戚也雖不最不親人  
未識也其偽反滋多爾况祖宗之成憲其可輕改哉  
僕哲篤曰祖宗法弊亦可改矣思誠曰汝輩更法又  
欲上誣世皇是汝與世皇爭高下也且自世皇以來  
諸帝皆謚曰孝改其成憲可謂孝乎僕哲篤曰錢鈔  
無行何如思誠曰錢鈔無行輕重不倫何者爲母何  
者爲子汝不通古今道聽而塗說何足行哉僕哲篤  
忿曰我等策旣不可行公有何策思誠曰我有三字

策曰行不得行不得丞相脫脫見思誠言直頗狐疑  
未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獨曰呂祭酒之言亦有  
是者但不當在廟堂上大聲厲色爾已而監察御史  
承望風旨劾思誠狂妄奪其誥命并所賜玉帶復左  
遷湖廣行省左丞遣太醫院宣使秦初即其家迫這  
之初寔辱之不遺餘力思誠不爲動貽言參議龔伯  
遂曰去年許可用爲河南左丞今年呂思誠爲湖廣  
左丞世事至此足下得無動心乎抵武昌城下語諸  
將曰賊據城與諸君相持經久必不知吾爲此來出  
其不意可以入城遂行諸將不獲已隨其後竟不煩



奪國而入詢其故賊倉卒無備盡驚走思誠乃大會  
軍民官吏告之曰賊去示吾弱也規將復來於是申  
號令戒職事備器械葺城郭明部伍先謀自守徐議  
出征苦軍暴橫侵辱省憲思誠正色叱之曰若等能  
殺呂左丞手自是無敢復至曾未數日召還復為中  
書左丞思誠去二日城復陷移光祿大夫大司農俄  
得疾以至正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卒年六十有五思  
誠氣宇凝定素以勁拔聞不為勢利所屈三為祭酒  
一法許衡之舊諸生從化後多為名士嘗病古註疏  
太繁魏了翁刪之太簡將約其中以成書不果有文

集若干卷兩漢通紀若干卷謚忠肅

### 汪澤民

汪澤民字叔志徽之婺源州人宋端明殿學士藻之  
七世孫也少警悟家貧力學既長遂通諸經延祐初  
以春秋中鄉貢上禮部下第授寧國路儒學正五年  
遂登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兵州路平江州事以母  
年八十上言願奪所授官一等或二等得近地以便  
養不克尚歸奉母之官州民李氏以貨雄其第死妻  
誓不他適兄利其財族族人誣婦以奸事獄成而澤  
民至察知其枉為直之會朝廷徵江南包銀府檄澤

民分辦民不擾而事集尋遷南安路總管府推官鎮  
守高平梁兒亦持官府短長郡吏王甲毆傷屬縣長  
官訴郡同僚長梁兒亦托故不視事澤民獨捕甲繫  
之獄梁兒亦賂巡按御史受甲家人訴欲出之澤民  
正色與辨御史沮作夜竟去乃辛罪王甲潮州府判  
官錢珎以奸濫事殺推官梁樞事連廣東廉訪副使  
劉珎坐繫者二百餘人省府官凡六委官鞠問皆顧  
忌淹延弗能白復徵澤民讞之獄立具人服其明遷  
信州路總管府推官丁母憂服除授平江路總管府  
推官有僧淨廣與他僧有憾久絕往來一日邀廣飲

廣弟子急欲得師財且苦其箠楚潛往他僧所殺之  
明日訴官他僧不勝考掠乃誣服三經審錄詞無異  
結按時報澤民取行兇刀視之刀上有鐵工姓名召  
工問之乃其弟子刀也一訊吐實即械之而出他僧  
驚以為神調濟寧路兗州知州孔子後衍聖公襲  
封職三品澤民建議以謂宜陞其品秩以示褒崇宣  
聖之意廷議從之至正三年朝廷修遼金宋史召澤  
民赴闕除國子司業與修史書成遷集賢直學士階  
太中大夫未兩月即移書告老大學士和尚曰集賢  
翰林實養老尊賢之地先生何為遽去願少留以副

上意澤民曰以布衣叨榮三品志願足矣遂以直學議  
大夫禮部尚書致仕既歸田里與門生故人相姓返  
嬉遊超然若忘世者十五年斬黃賊陷徽州時澤民  
居宣州已而賊來犯宣州江東廉訪使道童雅重澤  
民日就之詢守禦計城得無虞明年長槍軍瑣南班  
等叛來寇城或勸澤民去澤民曰我雖無官守故受  
國厚恩臨危愛死非臣子節留不去凡戰鬪籌畫多  
澤民參決之累敗賊兵既而寇益衆城陷澤民爲所  
執使之降大罵不屈遂遇害年七十事聞贈資善大  
夫江浙行中書省左丞追到譙國郡公謚文節

于文傳

于文傳字壽道平江人祖宗顯宗承信郎父雷龍  
真進士宗顯之先世以武  
易武散雷龍兩奉進士宋  
今名以顯之文傳少嗜學  
嘗用筆者爲吳及金壇兩  
山長仁宗詔舉進士文傳  
知國州長洲爲  
知文傳長於治劇  
嘗用筆者爲吳及金壇兩  
是海島之民率頑  
登延祐二年乙科授同  
州慈湖書院  
文傳乃名  
文傳乃名  
文傳乃名

卷之三十一 勸諫 掠海中若化外然者亦為之變俗初長官  
道長官志文傳推誠以待之久而乃自屈照鹽場官方  
何事道司務侯州民家崇破蕩文傳語同列曰吾  
屬受天子命以牧此民可坐視而弗之救乎乃亟為  
陳道二宮其能奪民賴以免長洲為文傳鄉邑文傳  
從得公署無事未嘗輒出而親舊莫敢逼私謁會創  
行助役法凡民田百畝令以三畝入官為受役者之  
助文傳既專任其縣事而一行省又以無錫州及華亭  
上海兩縣之事謗為文傳治則豪家大姓以腴田來歸  
中人之家自是不病於公其在烏程有富民張甲

之妻王無子張納一妾於外生子未時王誘妾以兒  
來尋逐妾殺兒焚之文傳聞而發其事得死兒餘骨  
王厚賄妾之父母買鄰家兒為妾所生兒初不死文  
傳令妾抱兒乳之兒啼不就乳妾之父母吐實乃呼  
鄰婦至兒見之躍入其懷乳之即飲王遂伏辜舟徒  
縣民有二弟共殺其姊者獄久不決浙西廉訪司俾  
文傳鞠之既得其情其母乞貸二子命為終養計文  
傳謂二人所承有輕重以首從論則為首者當死司  
官從之婺源之俗男女婚聘後富則渝其約有育其  
父至老死不嫁者親喪貧則不舉有傳其柩累數世

不墓者文傳下。卑即召其耆老，以禮訓告之。闋三月而婚喪俱畢。宋大儒朱熹，上世居婺源，故業為豪民。所占子孫，訴于有司，莫能直。文傳諭其民，以理不應窮治而悉歸之。復募好義者，即其故宅，基建祠，俾牛氏世守焉。有富民江丙，出游京師，娶娼女張為婦。江既客死，張走數千里，返其柩，以葬前妻之子。困苦之既而殺之，瘞其屍山谷間。官司知之，利其賄，不問。文傳乃發其事，而論如法。文傳蒞官，其所設施多此類。故其治行，往往為諸州縣。取韓鏞時，僉浙西廉訪司事，作烏程諺，以紀其績。論者謂其有古循吏之風。

至正三年召赴闕，承詔預修宋史。書成，賞資優渥。仍有旨，四品以下各進一官。擢文傳集賢待制。亡何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八。文傳氣貌充，博識度凝遠，喜接引後進。考試江浙江西鄉闈，所取後多知名。為文務雅正，不事浮藻。其於政事尤長。云

韓鏞

韓鏞字伯高，濟南人。延祐五年中進士，第後將仕郎。林國史院編修官。尋遷集賢都事。泰定四年，韓國子博士儀拜監察御史。當時由進士入官者僅百之

一曰吏致位顯要者常十之九帝乃欲以中言參議  
事參議起為吏部尚書鑄上言吏部掌天下銓衡巖起  
吏入官烏足盡知天下賢才况尚書秩三品巖起  
累官四品耳於法亦不得陞制可其奏天曆元年除  
兪浙西廉訪司事擊姦暴黜貪墨而特舉烏程縣尹  
二文傳治行為諸縣最所至郡縣為之肅然二年壽  
浙財賦副總管至順元年除國子司業尋遷南行  
臺治書侍御史順帝初歷兪宣徽及樞密院事至正  
二年除翰林侍講學士既而拜侍御史以剛介為時  
所忌言事者誣劾其贓私乃罷去五年臺臣辨其誣

遂復起參議中書省事七年朝廷慎選守令參知  
事魏中立言于帝當今必欲得賢守令無加鑄者帝  
乃特署鑄姓名授饒州路總管饒之為俗尚鬼有覺  
山廟者自昔為妖以禍福人為盜賊者事之尤至將  
為盜必卜之鑄至即撤其祠宇沉土偶人于江九境  
內淫祠有不合祀典者皆毀之入初大駭已而皆嘆  
服鑄知民可教俾俊秀入學宮求宿儒學行俱尊者  
列為五經師旦聖必福巾深衣以謁先聖月必考訂  
課試以示勸勸每治政之暇必延見其師生與之講  
討經義由是人人自力於學而饒之以科第進者視

他郡為多鑄居官廢自奉澹泊僚屬亦皆化之先是  
朝使至外郡者官府奉之甚侈一不厭其所欲即銜  
之往往騰謗于朝其出使于饒者鑄延見郡舍中供  
以糲飯退皆無有後言其後有旨以織幣晚薄遣使  
管行省臣及諸郡長吏獨鑄無預鑄治政雖細事其  
詳密多類此十年拜中書參知政事十一  
脫在位而龔伯遂董方用事朝廷悉議更張鑄有言  
不見聽人或以鑄優於治郡而執政非其所長遂出  
為甘肅行省參知政事及脫脫罷用事者悉誅而鑄  
又獨免禍乃遷西行臺中丞歿于官

李稷

李稷字孟函滕州人稷幼穎敏八歲能記誦經史從  
其父官袁州師夏鎮又從官鈇山師方回孫鎮回孫  
皆名進士長於春秋稷兼得其傳泰定四年中進士  
第授淇州判官淇當要衝稷至能理其劇歲大饑告  
于朝堂以賑之民獲以蘇游民尚安兒飲博亡賴稷  
疑其為非督弓兵擒之果盜隣村王甲家財與其黨  
五人俱伏辜調海陵縣丞亦有能聲入為翰林國史  
院編修官擢御史臺照磨至正初出為江南行臺監  
察御史遷都事又入為監察御史劾奏閣官高龍卜

特賴恩私侵撓朝政擅作威福交通時相請謁公行  
為國基禍乞加寬宥遂以正邦刑章上流高寵卜于征  
東又言御史封事須至御前開拆以防壅蔽之患言  
事官須優加擢用以開諫諍之路殿中侍御史給事  
中起居注須任端人直士書百司奏請及帝所可否  
月邊省臺付史館以備纂修之實承天護聖寺火有  
旨更作乃上賞水旱相仍公私俱乏不宜妄興大役  
議遂寢會朝廷方注意守令因言下縣尹多從吏部  
銓注或非其才宜併歸省選茶鹽鐵課責備長吏動  
受刑譴何以臨民宜分委佐貳投下達魯花赤蠹政

言民宜為佐貳帝悉可其奏遷中書左司都事又四  
遷為戶部尚書十一年廷議以中原租稅不實將履  
畝起稅穆詣都堂言曰方今袂寇竊發民庶流亡此  
政一行是驅民為盜也相臣是之尋參議中書省事  
俄遷治書侍御史十二年從丞相脫脫出師征徐州  
徐既平請告歸滕州遷曾祖父以下十七喪序昭穆  
以蒸勃賜禱樹焉既而召為詹事丞除侍御史俄遷  
中書參知政事皇太子受冊攝大禮使遂除樞密副  
使帝躬祀郊廟攝太常少卿尋復為侍御史又為中  
書參知政事俄陞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尋特加榮祿



大夫至... 九年丁母憂兩起復為陝西行省左丞  
樞密副使... 終制不起服賜命為大都路總管無大  
異府尹除副詹事二十四年出為陝西行臺中丞未  
行政西東燕訪使得疾上章致仕還京師卒年六十  
一贈推忠著理正憲功臣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柱  
國進封齊國公諡文穆穆為人孝友恭儉廉慎忠勤  
處家嚴而有則與人文一誠恪尤篤於鄉鄰朋友  
之誼中丞任擇善陳忌讜既沒皆撫其遺孤人以其  
多之出入臺省者二十年始卒無疵為特名卿云  
蓋苗

字耘夫大名元城人幼聰敏好學善記誦及弱  
冠游學四方藝業大進延祐五年登進士第授濟寧  
路軍州判官州多繫囚苗請疏決之知州以為囚數  
已上部使者未報不可決苗曰設使者有問請身任  
其責知州乃勉從之使者果閱牘而去歲饑白郡府  
未有以應會他邑亦以告郡府遣苗至戶部以請戶  
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餅以示曰濟寧民率食  
此亮不得此食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乎因泣下時  
宰大信凡被災者咸獲賑焉有粟五百石陳腐以  
信諸民期秋熟還官及秋郡責償甚急部使者將責

知州苗曰：粟實苗所買，今民飢不能償，苗請代還。使者乃已。其責章州稅糧，煎輪館陶倉，距算五百餘。三載，馭播有民甚苦之，春猶未足，是秋館陶大熟，苗先期令民鑿粟倉，下十月初倉券已至，省民力。行之五，辭御史高察，御史建言嚴武備以備不虞，簡兵卒。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建言嚴武備以備不虞，簡兵卒以壯國勢，全功臣以隆大體，惜官爵以清銓，選考實行以抑奔競，明賞罰以杜姦欺，計利害以孚民情，去民賊以崇禮節，皆切於時務。公論黜之。天曆初，文宗詔以建康潛邸為佛寺，務窮壯麗，毀民居七十餘家。

以御史大夫督其役，苗上封事曰：臣聞使民以時，待臣以禮，自古未有不由斯道而致隆平者。陛下龍潛建業之時，居民困於供給，幸而獲覩今日之運，百姓跋足奉首，以望非常之恩。今奪農時以拘佛寺，又廢民居，使之家破產蕩，豈聖人御天下之道乎？昔漢高帝興於豐沛，為復兩縣，光武中興南陽，免稅三年，既不務此而隆重佛氏，何以滿斯民之望哉！且佛以慈悲為心，方便為教，今尊佛氏而害生民，無乃違其方便之教乎？臺臣職專糾察，表正百司，今乃委以修繕之役，豈其禮哉？書奏，御史大夫果免督役，入為監。

宗幸護國仁王寺泛舟玉泉苗進曰今頻  
三下石登邊隅不靖政當恐懼修省何暇逸游以臨不  
測之端乎帝嘉納之賜以對衣上尊即日還宮臺臣  
擬苗僉准東廉訪司事以聞帝曰仍留蓋御史朕欲  
聞其讜言也以丁外艱去免喪除太禧宗禋院都事  
中書機苗行視河道還言河口淤塞今苟不治後日  
必為中原大患都水難之事遂寢至正初用薦者知  
亳州修學宮完州廨有豪強占民田為已業民五十  
餘人訴於苗苗訊治之豪民咸白引服苗曰爾等罪  
甚重然吾觀皆有改過意遂從其議至元四年起為

左司都事在左司僅十八日凡出數百事丁內憂幸  
相惜其去重贖之至正二年起為戶部郎中俄擢御  
史臺都事御史大夫欲以故人居言路苗曰非其才  
也大夫不悅而起其晚邀至私第以謝人兩賢之出  
為山東廉訪副使益都淄萊地舊稱產金朝廷建一  
府六所綜其事民歲買金以輸官至是六十年矣民  
有忤其害長意輒謂所居地有金礦掘地及泉而後  
止猶吏為奸利莫敢誰何苗建言罷之三年入為戶  
部侍郎四年由都水監遷刑部尚書初盜殺河南省  
憲官延坐五百餘家已有詔除首罪外餘從原宥至

是幸三追復欲盡誅戮苗堅持不可御史趣具獄苗  
曰肆赦後殺在法所無御史獨宜勅苗其敢累朝廷  
之寬仁乎卒用苗議罷之出為山東廉訪使民飢為  
盜所在羣聚乃上救荒弭盜十二事勅宣慰使駙駁  
不法者有司援例徵苗所得職田苗曰年荒民困  
吾無以救尚忍征歛以肥己耶輒命已之同僚皆無  
敢取召參議中書省事五年出為陝西行臺侍御史  
遷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六年復入為治書侍御史陞  
等御史尋拜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大臣以兩  
京鄙道狹隘奏毀民田廬廣之已遣使督有司治之

矣苗執曰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為隘乎力  
乃罷又欲宿衛士悉出為郡長官俾以養貧苗議曰  
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哉果有不能自存賜之  
錢可也若任郡寄必擇賢才而後可議遂寢又欲以  
鈔萬貫與角觝者苗曰諸處空飢不蒙賑恤力或何  
功獲此重賞乎又僉四川廉訪司事家人違例收職  
田奉使宣撫直坐其主宰臣命奉使即行遣苗請付  
法司詳議勿使憲司以為口實於是時相頌謂僚佐  
曰所以引蓋君至樞機者欲其相助也迺每事相抗  
何耶今後有公務毋白參政苗歎曰猥以非才待罪

元史卷之二十一  
執政中書之事皆當與聞今宰相言若此不退何俟  
將引去而適有旨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然宰臣怒  
苗終不解比至即除甘肅行省左丞時苗已致仕歸  
田里矣時宰復奏旨趣赴任苗昇疾就道至鎮即上  
言曰土諸王爲國藩屏賜賚雖有常制而有司率於  
文因遂使恩澤不以時及有匱乏之憂大非隆親厚  
本之意又言甘肅每歲中糧姦弊百端請以糧鈔兼  
給則軍民咸利矣朝廷從之遷陝西行御史臺中丞  
到官數日即上疏乞骸骨還鄉里明年卒年五十八  
贈撫誠贊治功臣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魏國公益

又獻苗學術淳正性孝友喜施與置義田以贍宗族  
平居恂恂謙謹及至遇事張目敢言雖經剝折無少  
回撓有古遺直之風焉

文風

卷第七十三

元史一百八十六

翰林學士大夫知制誥再修國史以廉翰林待制承旨知制誥無國書院官

救修

張楨

張楨字約中汴人幼刻苦讀書登元統元年進士第授彰德路錄事辟河南行省掾楨初娶祁氏祁生貴富家頗驕縱見楨貧不為禮合登臨月即出之祁之兄訟于官且汙楨以烹昧事左右司官聽之楨因移疾不出滯按俱稽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怒曰張楨剛介士也豈汝曹所當議耶郎中虎若亮請而謝之

三十八  
乃起范孟為亂矯殺月魯帖木兒等城中大擾復暮  
夜緹城出得免踰年除高郵縣尹門無私謂縣民張  
提領尚任俠武斷鄉曲一日至縣有所囑預執之盡  
得其罪狀里中受其抑者咸來訴焉乃杖而徒之人  
以為快守城千戶狗兒妻崔氏為其小婦所誘墮死  
其鬼憑七歲女詣縣訴槓衙言死狀尸見瘞舍後槓  
率吏卒即其所發土得尸拘狗兒及小婦鞠之皆伏  
辜人以為神明焉累除中政院判官至正八年拜監  
察御史劾太尉阿乞刺欺罔之罪并言明里董阿也  
里牙月魯不花皆陛下不共戴天之讎伯顏賊殺宗

子兄弟尚仕于朝宜急誅竄別兒怯不花阿附權  
亦宜遠聚今災異迭見盜賊蜂起海寇敢於要君間  
帥敢於玩寇若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之禍不  
聽及三貴陷山東上疏陳十禍根本之禍有六征討  
之禍有四歷數其弊一曰輕大臣二曰解權綱三曰  
事安逸四曰杜言路五曰離人心六曰濫刑殺所謂  
根本之禍六也其言事安逸之禍略曰臣伏見陛下  
以威年入慕大統履艱難而登大寶因循治安不責  
防慮寬仁恭儉漸不如初今天下可謂多事矣海內

可謂不寧矣。天道可謂變常矣。民情可謂業保矣。是  
陛下警省之時。戰兢惕厲之日也。陛下宜卧薪嘗膽  
奮發悔過。思祖宗創業之難。而今曰墜亡之易。於是  
而脩實德。則可以答天意。推至誠。則可以回人心。凡  
土木之勞。聲色之好。燕安鳩毒之戒。皆宜痛徹骨髓。  
有不盡者。亦宜防微杜漸。而禁於未然。黜宮女。節  
費。畏天恤人。而陛下乃安焉。處之如天下太平無事  
時。此所謂根本之禍也。至若不慎調度。不實羣策。不  
明賞罰。不擇將帥。所謂征討之禍四也。其言不明賞  
罰之禍。略曰。臣伏見調兵六年。初無紀律之法。又無

激勸之宜。將帥因敗爲功。指虛爲實。大小相謾。上下  
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軍之  
將。殘民之將。怯懦之將。貪婪之將。曾無懲戒所經之  
處。鷄犬一空。貨財俱盡。及其面諛游說。反以克復受  
賞。今克復之地。悉爲荒墟。河南提封三千餘里。郡縣  
星羅。碁布。歲輸錢穀數百萬計。而今所存者。封丘。延  
津。登封。偃師。三四縣而已。兩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  
蕭條。夫有土有人。有財。然後可望軍旅。不之餽。餉不  
竭。今寇敵已至之境。固不忍言。未至之處。尤可寒心。  
如此而望軍旅不之餽。餉不竭。使天雨粟。地湧金。朝



存亡且不能保况以地力有限之費而供將師無窮之欲哉其為自啓亂階亦已危矣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殺人矣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穎上之寇始結白蓮以佛法誘衆終飾威權以兵抗拒視其所向駸駸可畏其勢不至於亡吾社稷燼吾國家不已也堂堂天朝不思靖亂而反為階亂其禍至慘其毒至深其闕繫至大有識者為之扼腕有志者為之痛心此征討之禍也疏奏不省權臣惡其許直二十一年除僉山南道肅政廉訪司事至則劾

書侍御史以奴弄權誤國之罪又不報方是時李羅帖木兒駐兵大同察罕帖木兒駐兵洛陽而毛貴據山東勢逼京畿二將玩寇不進方以爭晉冀為事搆兵相攻互有勝負朝廷乃遣也先不花脫脫木兒奴奴往解一既受命不前進想天言其貪懦庸鄙苟懷自安之計無憂國致身之志朝廷將使一家釋憾協討賊以國之大事謂宜風馳電走而乃迂回退懼在道延安以西繞曲數千里遲遲而行使兩軍日夜九度所腦塗地實此三人之所致也宜急殛之

以時危亦不報復乃慨然嘆曰天下事不可為矣  
辭去居河中安邑山谷同結茅僅容膝有訪之者  
不復言時事但對之流涕而已二十四年李羅帖木  
兒犯關皇太子出居真定奏除贊善又除翰林學士  
皆不起擴廓帖木兒將輔皇太子入討李羅帖木兒  
遣使傳皇太子旨賜以上尊且訪時事復書曰今  
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為立墟關陝  
之區所存無幾江左日思荐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  
海名僭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  
三王得不思深蘭之於趙冠賈之於漢乎京師一殘

優有不逞之心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  
天下閣下將何以處之乎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  
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藉藉神分志奪國家之事  
能不為閣下憂乎志曰不倍不虞不可以為師僕之  
惓惓為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為言大要有三保君父  
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此謂以近似者陳其一  
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越有沙丘之變其臣  
成兌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  
流播之中林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之下雖有  
智辯百出不能為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然吾

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驟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其  
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夫遂其欲  
民厭其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閭下覽觀焉謀  
出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  
變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  
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  
寄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  
思而熟計之哉擴廓帖木兒深納其說是用事克有  
成後三年卒

歸暘

歸暘字彥溫汴梁人其生其母楊氏夢朝日出東山  
上有輕雲來掩之故以暘學無師傅而精敏過人登  
至順元年進士第授同知潁州事鉅奸擊強人不敢  
以年少易之山東鹽司遣奏差至潁恃勢為不法暘  
執以下獄時州縣奉鹽司甚謹願指氣使輒奔走之  
暘獨不為屈轉大都路儒學提舉未上至元五年十  
一月杞縣人范孟謀不軌詐為詔使至河南省中殺  
平章月魯帖木兒左丞劫烈麻訪使完者不花總管  
撒里麻召官屬及去位者署而用之以段輔為左丞  
使暘北守黃河口暘力拒不從賊怒繫於獄衆巨測

所為陽無懼色已而賊敗汗賊者皆獲罪陽獨免同  
里有吳炳者嘗以翰林待制徵不起賊呼炳司外西  
曆炳不敢辭時人為之語曰歸陽出角吳炳無光賜  
自此名譽赫然明年轉國子博士拜監察御史及入  
謝臺臣奏曰此即河南抗賊者也帝曰好事卿宜數  
為之賜以上尊已而辭官歸養親汴上親既歿家食  
久之至正五年除僉河南廉訪司事行部西京以法繩  
諸三府官屬之貪暴者王三遣使請不為動宣寧縣  
有殺人者蔓引數十人一讞得其情盡釋之沁州民  
郭仲玉為人所殺有司以蒲察山兒當之陽察其誣

蹤跡得其殺人者山兒遂不死六年轉僉淮東廉訪司  
事改宣文閣監書博士兼經筵譯文官七年遷右司  
都事順江酋長樂孫求內附請立宣撫司及置郡縣  
一十二處陽曰古人有言鞭雖長不及馬腹使郡縣果設  
有事不救則孤來附之意救之則罷中國而事外夷  
所謂獲虛名而受實禍也與左丞呂思誠抗辨甚力  
丞相太平笑曰歸都事善驚如此何相抗乃爾邪然  
其策果將焉出陽曰其酋長可授宣撫勿責其貢賦  
使者賜以金帛遺歸足矣卒從陽言京師苦寒有丐訴  
丞相馬前丞相索皮服予之仍覈在官所藏皮服之數

悉給貧民。賜曰：宰相當以廣濟天下為心，皮服能幾何而欲給之邪？莫若錄寒饑者稍賑之耳。丞相悟而止。雲南死可代，叛詔以元帥述律導道往，諭之未幾命平。章政事亦都渾將兵討之，事久無功。二人上疏紛紜，中書欲罪述律。賜曰：彼事未白而專罪一人，豈法意乎？况一諭之而一討之，彼將何所適從？然亦非使者之罪也。湖廣行省左丞沙班卒，其子沙的方為中書掾，請奔喪。丞相以沙的有兄弟，不許。賜曰：孝者人子之同情，以其有兄弟而沮其請，非所以孝治天下也。遂從之。廣海徭賊入寇，詔朶兒只丹將思播揚元帥軍以

討之。賜曰：易軍而將不諳教令，恐不能決勝。若命楊就統其眾，彼悅於恩命，必能自効。所謂以夷狄攻夷狄，中國之利也。帝不從。後竟無功。八年，陞左司員外郎。中書用賜言，損河間餘鹽五萬引以裕民。楮幣壅不行，廷議出楮幣五百萬錠，易銀實內藏。賜復持不可，曰：富商大賈盡易其鈔於私家，小民何利哉？六月，遷參議樞密院事。時方國珍未附，詔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朶兒只丹討之。一軍皆沒而朶兒只丹被執，將罪之。賜曰：將之失利，其罪固當然。所部皆北方步騎，不習水戰，是驅之死地耳。宜募海濱之民習水利者。

擒之既而國珍遣人從朶兒只丹走京師請降賜曰  
國珍已敗我王師又拘我王臣力屈而來非真降也  
必討之以令四方時朝廷方事姑息卒從其請後果  
屢叛如賜言遷御史臺都事俄復叅議樞密院事十  
二月陞樞密院判官九年正月轉河西廉訪使未上  
改禮部尚書會開端本堂皇太子就學召賜為贊善  
未幾遷翰林直學士同修國史仍兼前職賜言師傅  
當與皇太子東西相向授書其屬亦以次列坐虛其  
中座以待至尊臨幸不然則師道不立矣時衆言人  
人殊卒從賜議俄以疾辭帝遣左司郎中趙璉賜白

金文綺不受初賜在都時脫脫自甘州還且入相中  
書叅議趙期願負外郎李穰謁賜私第致脫脫之命  
屬草詔賜辭曰丞相將為伊周事業入相之詔當命  
詞臣視草今屬筆於賜恐累丞相之賢也期願曰若帝  
命為之奈何賜曰事理非順亦當固辭期願知不可屈  
乃已十年正月遷四川行省叅知政事十二年除刑部  
尚書十五年再除刑部尚書凡三遷皆以疾辭十士  
年叅集賢學士兼國子祭酒使者迫之賜與疾至京  
師卧于南城不起時海內多故賜上三策一曰振紀  
綱二曰選將材三曰審形勢屢屢數千言時以為老生

常談不能用十一月以集賢學士次資德大夫致仕給米俸終身辭不受明年乞骸骨僑居弘州徙蔚州又徙宣德皆間關避兵尋抵大同及關陝小寧來居辭之夏縣皇太子出真寧強起之居數月復還夏縣二十七

年卒年六十三

陳祖仁

陳祖仁字子山汴人也其父安國仕為常州晉陵尹祖仁性嗜學早從師南方有文名至正元年科舉在行祖仁以春秋中河南鄉貢明年會試在前列及第大廷遂魁多士賜進士及第授翰林脩撰同知

諸兼國史院編脩官歷太廟署令太常博士遷翰林待制出僉山東肅政廉訪司事擢監察御史復出為山北肅政廉訪司副使召拜翰林直學士陞侍講學士除參議中書省事二十年五月帝欲脩上都宮闕二役大興祖仁上疏其略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為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宗之業苟或上不奉於天道下不順於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況欲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積於累朝自經兵火焚燬殆盡所不忍言此陛下所為日夜痛

心所宜亟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竭，乃欲誅疲民以供大役，置民於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遠其死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都宮闕未復，固無妨於陛下之寢處，使因是而違天道，失人心，或致大業之隳廢，則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而輕棄之乎？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為本，以懷復天下為務，信賞必罰，以驅策英雄，親正人遠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承平之觀不日咸復，而

止上都宮闕而已乎。疏奏，帝嘉納之。二十三年十二月，拜治書侍御史。時宦者資正使朴不花與宣政使橐驪內侍皇太子外結承相，搆思監驕恣不法，監察御史傅公讓上章暴其過忤皇太子意，左遷吐蕃宣慰司經歷。它御史連章論諫，皆外除。祖仁上疏，皇太子言御史糾劾橐驪不花姦邪等事，此非御史之私言，乃天下之公論。臺臣審問尤悉，故以上啟。今殿下未賜詳察，輒加沮擯，斥御史誥責臺臣，使姦臣蠹政之情不得達於君父，則亦過矣。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之所建立，以二豎之微而於天下



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卹獨不念祖宗乎且殿下職分止於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此外予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今方毓德春官而使諫臣結舌凶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虛器而天下蒼生亦將奚望疏上皇太子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諭祖仁以謂臺臣所言雖是但橐驪等俱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昔裕宗爲皇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凡軍國重事合奏聞者乃許上聞非獨我今日如是也祖仁乃復上疏言御史所劾得於田野之間殿下所詢不出官面之外所以全此二人者止緣不見其姦昔唐德宗

云人言盧妃姦邪朕殊不覺使德宗早覺杞安得杞是杞之姦邪當時知之獨德宗不知爾今此二人亦皆姦邪舉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之獨殿下未知耳且裕宗旣領軍國重事理宜先閱其綱若至臺諫封章自是御前開拆假使必皆經由東宮君父或有差失諫臣有言太子將使之聞奏乎不使之聞奏乎使之聞奏則傷其父心不使聞奏則陷父於惡殿下將安所處如知此說則今日糾劾之章不宜阻矣御史不宜斥矣斥其人而美其除不知御史所言爲天下國家乎爲一人官爵乎斥者去來者言言者無

窮而美除有限殿下又安所處祖仁疏既再上即辭職而御史下至吏卒皆辭閑於是皇太子以其事聞朴不花橐驪乃皆辭退而天子令老的沙諭旨祖仁等祖仁復上書天子曰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陛下刑賞不明之所致也且區區一豎猶不能除况於大者願陛下俯從臺諫之言擯斥此二人不令其以辭退為名成其姦計使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孰不効力天下可全而有以還祖宗若獨優柔不斷則臣寧有餓死於家誓不與之同朝牽聯及禍以待

後世正人同罪書奏天工大怒而是時侍御史李國鳳亦上疏言此二人必出斥於是臺臣自老的沙以下皆左遷而祖仁出為江口肅行省參知政事時天極寒衣單甚以弱女託於廿六友朱毅即日就道明年七月李羅帖木兒入中書為丞相除祖仁山北道肅政廉訪使召拜國子祭酒遷樞密副使累上疏言軍政利害不報辭職除翰林學士遂拜中書參知政事是時天下亂已甚而祖仁以江剛直遇事與時宰論議數不合乃超授其階榮祿上大夫而仍遷翰林為學士尋遷太常禮儀院使二十一年

大明兵已取山東而朝正一方疑擴廓帖木兒有不臣之心專立撫軍院總兵馬以備之祖仁乃與翰林學士承旨王時待制黃亨編修黃肅伏闕上書言近者南軍侵陷全齊不踰月而逼畿甸朝廷雖命丞相也速出師軍馬數少勢力孤危而中原諸軍左牽右掣調度失宜京城四面茫無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愚等以為馭天下之勢當論其輕重強弱遠近先後不宜膠於一偏徇於故轍前日南軍僻在一方而擴廓帖木兒近在肘腋勢將竊持國柄故宜先於致討則南軍遠而輕而擴廓帖木兒近而重也今擴廓帖木兒勢已窮蹙而

南軍突至其勢將不利於宗社故宜先於救難則擴廓帖木兒弱而輕南軍近而重也陛下寬仁涵育皇太子賢明英斷當此之時宜審其輕重強弱改弦更張而撫軍諸官亦宜以公天下為心審時制宜今擴廓帖木兒黨眾離散豈能復振若止分撥一軍逼敵必就擒獲其益以彼中見調一應軍馬令其倍道東行動王赴難與前速等聲勢相援仍遣重臣分道宣諭催督度幾得一如復膠於前說動以言者為擴廓帖木兒游說而甘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變朝廷亦不得聞而天下之事去矣書上不報十二月祖仁又

書皇太子言近日降詔削河南軍馬之權雖所當  
然此項軍馬終為南軍之所忌設使其有悖逆之  
物廷以忠臣待之其心媿沮將何所施今未有所  
適以此名加之彼若甘心以就此名其害有不可  
言者朝廷苟善用之豈無所助然人皆知之而不敢  
言者誠恐誣以受財將說罪名無所昭雪也况聞擴  
廓帖木兒屢上書疏明其心曲是其心未絕於朝廷  
以待朝廷之開悟當今為朝廷計者不過戰守遷三  
事以言乎戰則資其掎角之勢以言乎守則望其勤  
王之師以言乎遷則假其藩衛之力極力勉厲使行

猶恐遲晚豈可使數萬之師棄置於一方當此危急  
之秋宗社存亡僅在旦夕不棄一石有唐玄宗倉卒  
之出則是以祖宗百年之宗社朝廷委而棄之此時  
雖欲碎首殺身何濟於事故今不復避忌惟以宗社  
存亡為重奏疏以聞疏上亦不報二十八日秋  
大親兵進扈近郊有旨命相仁及同僉太  
事三邊志等義太常神主從皇太子北行  
奏曰天子有大事出則載主以行從皇太子  
帝然之是守太廟以俟命也而天子先奉相  
三不果於八月二日京師被陷將出健德門為亂軍所

言時年三十五歲。一日。臥病。寢身短。瘠而語音清。  
亮。議。論。得。然。身。氣。剛。不可。祀。者。其。學。博。而。精。自。  
三。文。文。三。律。后。兵。乘。術。數。百。家。之。說。皆。通。其。要。為。文。  
簡。實。而。壽。有。家。世。多。稱。傳。之。王。遂。志。字。文。敏。博。之。書。  
法。也。以。唐。後。待。儀。司。通。事。會。人。在。隰。州。為。官。天。寧。縣。  
州。權。陝。西。管。量。監。察。御。史。累。遷。為。漢。中。河。西。山。北。三。  
道。肅。政。廉。訪。司。事。入。為。工。部。員。外。郎。遷。禮。部。郎。中。拜。  
監。察。御。史。功。詹。事。不。滿。矣。平。章。王。世。英。皆。進。臣。子。孫。當。  
一。諸。遺。老。除。大。府。少。監。出。為。德。西。廉。訪。副。使。召。僉。太。  
常。禮。儀。既。事。京。城。不。守。公。鄉。集。山。降。遼。志。獨。家。君。衣。

冠而坐。其友中。判官王翼來告曰。新朝寬大。不。  
作。不死。且。仍。與。官。出。詣。官。自。言。狀。遂。去。拂。然。斥。之。  
曰。君。既。自。不。忠。又。誘。人。為。不。義。耶。因。戒。其。子。曰。汝。謹。  
繼。吾。宗。即。自。投。井。中。死。

成道

成道字誼。汝南陽獲。人也。幼敏悟。善書。日。記。數。千。  
百。言。年。十。五。交。父。家。貧。勤。苦。不。廢。學。明。二。十。能。文。章。  
時。郡。中。先。輩。無。治。進。士。者。道。欲。為。以。一。合。程。式。為。  
惠。一。日。憤。然。曰。四。書。五。經。吾。師。也。文。憲。公。於。史。漢。韓。  
柳。區。區。科。舉。之。作。何。難。哉。會。揚。惠。初。登。第。來。云。獲。道。

乃言所作數十篇見之意撫卷大喜語之曰以助取  
科言如拾芥耳至順辛未至京師受春秋章於夏鎮  
遂入成均為國子生時陳旅為助教善其文數以語  
于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集亟欲見之旅令以已馬  
俾導馳詣集集方有日疾見導來迫而視之曰道觀  
生文今見生貌公輔器也吾老矣恐不及見生嘗自  
愛重也元統改元中進士第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  
編脩官明年預脩憲定明宗文宗三朝實錄後至元  
四年升應奉翰林文字五年辟御史臺掾正改元  
擢太常博士明年轉中書檢校尋拜監察御史扈從

至上京上封事言天子宜慎起居節嗜慾以保養聖  
躬聖躬安則宗社安矣言甚迫切帝改容稱善又言  
臺察四事一曰差遣臺臣越職問事二曰左遷御史  
杜塞言路三曰御史不思盡言循叙求進四曰體履  
廉訪登蹟不實賢否混淆帝皆嘉納之諭臺臣曰遵  
廣言甚善皆世祖風紀舊規也特賜上尊旌其忠道  
又言江浙火災當賑卹及劫火曾忽赤不法十事皆  
奏之獲上封事言時務四事一曰法祖宗二曰節財  
用三曰抑奔競四曰明激勸奏入帝稱善久之命中  
書速議以行是歲言事并舉劾九七十餘事皆指訐

時葬執政者惡之三年自刑部員外郎出爲陝西行  
省員外郎以母病辭歸五年丁母憂八年擢金淮東  
肅政廉訪司事改禮部郎中奉使山東淮北察守令  
賢否得循良者九人貪懦者二十一人奏之九年若  
賜上尊幣帛仍加顯擢其二十一人悉黜之九年改  
刑部郎中尋遷御史臺都事御史臺臣有嫉賊吏多以  
父母之憂免者建論今後官吏凡被察劾賊私雖父  
母死不許歸葬須竟其獄庶惡人不獲幸免遵曰惡  
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且國家以孝治天下寧失  
罪冬千百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御史大夫是其

言陞戶部侍郎十年遷中書右司郎中時刑部獄按  
久而不決者積數百遵與其僚分閱之共議其輕重  
各當其罪未幾無遺事時有令輸粟補官有匿其姦  
罪而入粟得七品雜流者爲怨家所告有司議輸粟  
例無有過不與之文遵曰賣官鬻爵已非盛典况又  
賣官與姦淫之人其將何以爲治必奪其勅還其粟  
着爲令乃可省臣從之除工部尚書先是河決白茅  
鄆城濟寧皆爲巨浸或言當築堤以遏水勢或言必  
疏南河故道以殺水勢而漕運使賈魯言必疏直河  
塞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廷議莫能決

乃命遵偕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  
量地形之高下測岸以究水勢之淺深遍閱史籍博  
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不可得復其議有八而丞相  
脫脫已先入賈魯之言及遵與禿魯至力陳不可且  
曰濟寧曹勳連歲飢饉民不聊生若果集二垂萬人於  
此地恐後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脫脫怒曰汝謂  
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辨論終不能入明日執政者謂  
遵曰脩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矣公其  
毋多言華為兩河之議遵曰脫可斷議不可易也由

是遂出為大都河間等處都轉運鹽使初汝沐二  
多富商運司賴之是時汝寧盜起侵汴境朝廷調兵  
往討括舟運糧以故舟楫不通商販遂絕遵隨事處  
宣國課皆集十四年調武昌路總管武昌自十二年  
為沔寇所殘民死於兵疫者十六七而大江上下  
皆剽盜阻絕米直翔湧民以違違導言於省臣假軍  
儲鈔萬錠募勇敢之士具戈紅截兵境且戰耳行獲  
粟於太平中盡民賴以全活者衆會省臣出師遵為  
省事於是省中府中惟遵一人乃遠斥候塞城門籍  
民為兵得五千餘人設萬夫長四監守四門所以為



防禦之備甚至號令嚴肅賞罰明當賊無往來江中  
終不敢近岸城賴以安十五年擢江南行臺治書侍  
御史召拜參議中書省事時河南之賊數渡河而地  
莫掠郡縣上下視若常事遵率左右司僚佐持其牘  
詣丞相言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河北之民稍安  
者以天塹黃河為之障賊兵雖至不能飛渡所以剝  
膚推髓以供軍儲而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  
其室家故也今賊北渡河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  
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乎河北民心一搖國  
勢將如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相已下皆為之

揮涕乃以入奏帝命即遣使罪守河將帥而守禦自  
是亦頗嚴先是湖廣倪賊質威順王之子而遣人請  
降求為湖廣行省平章朝臣欲許者半遵曰平章之  
職亞宰相也承平之時雖德望漢人柳而不與今叛  
逆之賊挾勢要求輕以與之如綱紀何或曰王子世  
皇嫡孫也不許是棄之與賊非親親之道也遵曰項  
梁執太公欲烹之以挾高祖高祖乃以分羹答之奈  
何今以王子之故廢天下大計乎衆皆聽其論除治  
言侍御史俄復入中書為參知政事離省僅六日丞  
相每決大議則曰然少緩之衆莫曉其意及遵拜執

政事曰六政事今可決矣十七年升中書左丞相賞  
喜大夫分省彰德是時太平在相位以事忤皇太子  
皇太子深銜之欲去之而未有以發以為遵及參知  
政事趙中皆太平黨也遵中兩人去則太平之黨孤  
十九年用事石承望風旨嗾寶坻縣尹鄧守禮弟鄧  
子初等誣遵以參政趙中參議蕭庸等六人皆受賊  
皇太子命御文臺太宗正府等官雜問之錢鍊使成  
獄遵等竟皆取死中外克之二十四年御史臺臣辯  
明遵等皆誣枉詔復給還其所授宣勅

曹鑑

三

曹鑑字克明宛平人穎悟過人舉止異常兒既冠南  
遊具通五經大義大德五年用翰林侍講學士郝彬  
薦為鎮江淮海書院山長十二年南行臺中丞廉恒辟  
為掾史丁內艱復起補掾史除興文署命伴送安南  
使者沿途問難倡和應答如響使者歎服以為中國  
有人至治二年授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明年奉  
旨若釋氏白雲宗田稽檢有方不數月而言集纘豪  
無擾泰定七年遷湖廣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時丞相  
忽剌歹怙勢恣縱妄為威福僚屬多畏避鑑獨守  
理款行獨不為屈回撓湖北廉訪司舉鑑宜居民化不報

天曆元年調江浙財賦府副總管屬淮浙六水民以  
舊言鑑損其賦什六七勢家因而詭免者盛矣嘗論  
今首幹元統二年陸同僉太常禮儀院鑑習典故達  
射廟事援禮據經辯析詳明君子多之至元元年以  
中大夫陞禮部尚書俄感疾而卒年六十五追封譙  
郡侯謚文穆鑑天性純孝親族貧乏者周卹恐後歷  
官三十餘年僦屋以居歿之日家無餘貲唯蓄書數  
千卷皆鑑手較定鑑為詩賦尚騷雅作文法西漢每  
篇成學者爭相傳誦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鑑任湖

張翥

廣負外時有故祿顧淵伯以辰砂一包餽鑑鑑漫爾  
直篋笥中半載後因欲合藥劑命取視之乃有黃金  
三兩雜其中鑑驚歎曰淵伯以我為何如人也淵伯  
已歿鑑呼其子歸之其廉慎不欺如此

張翥字仲舉晉寧人其父為吏從征江南調統州委  
任縣典史又為杭州鈔庫副使翥少時負其才為豪  
放不羈好蹴鞠喜音樂不以家業屑其意其父以為  
愛翥一旦翻然改曰大人勿憂今請易業矣乃請客  
院門讀書晝夜不暫輟因受業於李存先生存家安

有江東大儒也其學傳於陸九淵氏翥從之游道德  
性命之說多所研究未幾留杭又從仇遠先生學遠  
不詩最高翥學之盡得其音律之奧於是翥遂以詩  
文知名一時已而薄游維揚居久之學者及門甚衆  
至元末同郡傅巖起居中書爲者羽隱遂至正初召爲國  
子助教分教上都生尋退居淮東會朝廷脩遠金宋  
三史起爲翰林國史院編脩官成歷應奉脩撰遷  
太常博士陞禮儀院判官又遷翰林歷直學士侍講學  
士乃以待講兼祭酒翥勤於誘掖後進絕去崖岸不徒  
以師道自尊用是學者樂親炙之有以經義請問者

必虛舉衆說爲之折衷論辯之際雜以談天無不厭  
其所得而後已嘗奉旨詣中書集議時政衆論紛起  
翥獨默然丞相胡思監曰張先生平日好論事今一  
語不出何耶翥對曰諸人之議皆是也但事勢有緩  
急施行有先後在丞相所決耳胡思監言之明日除  
集賢學士俄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階德夫夫字  
德夫木兒之入京師也命翥草詔削奪權廟帖木兒  
實爵且發兵討之翥毅然不從左右或勸之翥曰吾  
骨可斷筆不能操也天子知其意不可奪乃命他學  
士爲之字羅帖木兒雖知之亦不以為怨也及字羅

帖木兒既誅詔乃以翥為河南行省平  
林學士承旨致仕給全俸終其身二十  
年八十二翥長於詩其近體長短句尤  
而每以文自負常語人曰吾於文已化  
矣蓋吾未嘗  
構思特任意屬筆而已也日翰林學士  
汝刺班示以  
所為文請勿置數字苦思者移時然不  
就汝刺班曰  
先生於文豈猶未化耶何思之苦也翥  
因相視大  
笑蓋翥平日善諧謔出談吐語輒令人  
失笑一座盡傾  
入其室藹然春風中也所刻詩文甚多  
無丈夫子及  
死國遂亡以故其遺藁不傳其傳者有  
律詩樂府僅

三卷翥嘗居兵興以來死節死事之人為書曰忠義  
錄識者題

傳卷第九

三

楊榮兒只 明律希亮 元明善 虞集 樂 范梈 揭傒斯 黃潛 柳貫 吳萊 張起巖 歐陽玄 許有壬 宋本  
呂思誠 字本魯 李洞 蘇天爵 王叔中 王克敏 任遠哥 陳思謙 眉敏 呂思誠 河澤民 曹錕  
張頌 呼賜 陳祖仁 成通 曹鑑 張蒼

楊榮兒只 明律希亮 元明善 虞集 樂 范梈 揭傒斯 黃潛 柳貫 吳萊 張起巖 歐陽玄 許有壬 宋本  
呂思誠 字本魯 李洞 蘇天爵 王叔中 王克敏 任遠哥 陳思謙 眉敏 呂思誠 河澤民 曹錕  
張頌 呼賜 陳祖仁 成通 曹鑑 張蒼

8  
+

